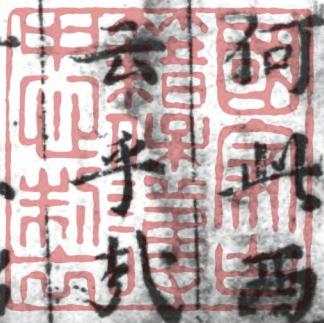


洋記所由作布帛菽粟謂
洋記所由通俗演義贅疣
耳食云乎哉說者又謂王
者不治
荒夷九重一怒勢必溝血枕尸皆
旅藪明教不幾污殺青余曰是不
然開闢之主責在宣威守成之君

日東事倥



聖德際天蟠地昭揭日月而胡極天
所覆極地所載極日月所入文命
誕敷帖爾效順致令二百年餘借
箸請纓之士卷舌不談擁旌授鉞
之臣隳戈不試於都休哉即碎南
山之竹捐西山之兔曷足為

聖明揄揚萬一裨官野史謂何此西

與無解之思乎說者唯又 是為序

皆

萬曆丁酉歲菊秋之吉二南里人羅

懋登叙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目錄

一卷

第一回

孟蘭盆佛爺揭諦 補陀山菩薩會神

第二回

補陀山龍王獻寶 湧金門古佛投胎

第三回

現化金員外之家 投託古淨慈之寺

第四回

先削髮欲除煩惱 後留鬚以表丈夫

第五回

摩訶薩先自歸宗 伽摩河後來復命

在比西戎即

第六回

碧峰會衆生証果

武夷山佛祖降魔

第七回

九環錫杖施威能

四路妖魔皆掃盡

第八回

大明國太平天子

薄海外遐邇率賓

第九回

張天師金階面主

茅真君玉壘進朝

第十回

張天師興道滅僧

金碧峰南來救難

三卷

第十一回

白城隍取掌凜水

張天師怒發碧峰

第十二回

張天師單展家門

金碧峰兩班賭勝

第十三回

張天師壇係金殿

金碧峰水滄天門

第十四回

張天師倒埋碧峰

金碧峰先朝萬歲

第十五回

朝廷選掛印將軍

兵部官選將練帥 教場裏招軍買馬

第十七回

寶船廠曾莊助力 鉄猫廠真人施能

第十八回

金臺殿大宴羣臣 三义河親排奎駕

第十九回

白鱧精鬧紅江口 白龍精炒白龍江

第二十回

李海遭風遇猴精 天師設壇祭海瀆

五卷

第二十一回

軟水洋換將硬水 喻鉄嶺借下天兵

第二十二回

天妃宮夜助天燈 張西塘先排陣勢

第二十三回

小玉良單戰番將 姜忽頼九口飛刀

第二十四回

唐狀元射殺老星 姜金定圍淹四將

第二十五回

張天師計擒金定 姜金定水圍逃生

六卷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請下僊師 羊角僊計安奎則步

第二十七回

三戰大僊

瓶 破瓶走出金長老

長老私窺羊角洞 長老直上東天門

第三十回

羊角大僊歸天曹 羊角大僊錦囊計

七卷

第三十一回

姜金定三施妙計 張天師淨掃妖兵

第三十二回

金蓮寶象國服降 寶童龍國王納款

第三十三回

寶船經過羅斛國 寶船計破謝文彬

第三十四回

爪哇國負固不賓 咬海干持強出陣

第三十五回

大將軍連聲三捷 咬海干連敗私逃

八卷

第三十六回

咬海干隣國借兵 王神姑途中相遇

第三十七回

王神姑生擒護衛 張狼牙試斬神姑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張天師活捉神姑

王神姑七十二變

第四十回

張天師連迷妖術

王神姑悞掛數珠

九卷

金碧峰輕恕神姑

王神姑求援火母

第四十一回

天師連陣勝火母

火母用計借火龍

第四十二回

金碧峰神運鉢盂

金碧峰困住火母

第四十三回

火母求驪山老母

老母求太華陳搏

第四十四回

老母求國師講和

元帥用奇計取勝

第四十五回

元帥重治爪哇國

元帥厚遇淳淋王

十卷

第四十六回

元帥親進女兒國

南軍悞飲子母水

第四十七回

馬太監進頂陽洞

唐狀元配黃鳳儂

第四十八回

天師擒住王蓮英

女王差紅蓮宮主

第四十九回

天師大戰女官主

國師親見觀世音

第五十回

女兒國力盡投降

滿刺伽誠心接待

十一卷

第五十一回

張先鋒計擒蘇幹

蘇門答首服南兵

第五十二回

先鋒出陣吊了魂

王明取得隱身草

第五十三回

王明計進番總府

王明計取番天書

第五十四回

王明砍番陣總兵

天師戰金毛道長

第五十五回

金碧峰勸化道長

金碧峰遍查天宮

十二卷

第五十六回

護瀆神奶兒施威

和合一僊童發聖

第五十七回

金碧峰轉南京城

張三丰見萬歲爺

第五十八回

國師收金毛道長

國師度碧水神魚

第五十九回

國師收服撒髮國

元帥兵執錫蘭王

第六十回

兵過溜山大葛蘭
兵過柯枝小葛蘭

十三卷

第六十一回

王明致書古俚王
古俚王賓服元帥

第六十二回

大明兵進金眼國
南兵三戰西海蛟

第六十三回

金天雷殺西海蛟
三太子燒大明船

第六十四回

王良鞭打三太子
水寨生擒哈叔赤

第六十五回

三太子帶箭回營
唐狀元單鎗出陣

十四卷

第六十六回

三太子舉刀自刎
哈里虎溺水身亡

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請三僊
三大僊各顯僊術

第六十八回

元帥收服金眼國
元帥兵阻紅羅山

第六十九回

黃鳳僊扮觀世音
黃鳳僊戰三大僊

第七十回

鳳僊斬金角大僊
國師點大僊本相

十五卷

第七十一回

國師收銀角大德

天師擒鹿皮大德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禮

木骨都險而難服

第七十三回

佗羅尊者先試法

碧峰長老慢逞能

第七十四回

佗羅尊者求師父

飛鉞禪師下雲山

第七十五回

番禪師飛鉞取頭

唐狀元中箭取和

十六卷

第七十六回

關元帥禪師叙息

金碧峰禪師開變

第七十七回

王尚書計取禪師

木骨國拜進降表

第七十八回

寶船經過刺撒國

寶船經過祖法國

第七十九回

寶船經過忽魯謨

寶船兵阻銀眼國

第八十回

番王寵任百里馬

王爺計擒百里馬

十七卷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為夫報仇

王克新計取鈴索

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墮地身死

引僊師念舊來援

第八十三回

王克新兩番鉄笛

地里鬼八拜王明

第八十四回

引蟾僊師露真相

阿丹小國抗天兵

第八十五回

黃鳳僊賣弄僊術

阿丹國貢獻方物

十八卷

第八十六回

天方國極樂天堂

禮拜寺偏多古跡

第八十七回

寶船撞進鄴都國

王明撞遇劉主妻

第八十八回

崔判官引道王明

王克新遍遊地府

第八十九回

一班鬼訴冤取命

崔判官秉筆無私

第九十回

靈耀府五鬼鬧判

靈耀府五官鬧判

十九卷

第九十一回

閻羅王寄書國師

閻羅王相贈五將

第九十二回

國師勘透閻羅書

國師超度趙魁鬼

第九十三回

寶寶船離鄴都國 太白星進夜明珠

第九十四回

碧水魚救劉谷賢 鳳凰蛋放撒髮國

第九十五回

五鼠精先前迎接 五個字度化五精

二十卷

第九十六回

摩伽魚王大張口 天師飛劍斬摩伽

第九十七回

李海告訴夜明珠 白鯨王要求祭祀

第九十八回

水族各神聖 三兄弟發聖

第九十九回

元帥鞠恭復朝 元帥獻上各寶貝

第一百回

奉聖旨頒賞各官 奉聖旨建立祠廟

目錄

家石洋記

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一

二南里人

編次

三山道人

繡梓

第一回

○孟蘭盆揭諦○補陀山會神

詞曰

春到人間景異常

無邊花柳競芬芳

香車寶馬開來往

引却東風入醉鄉

醜刺酒

卧斜陽

滿撫三萬六千場

而今白髮三千丈

還記得年來三寶太監下西洋

粵自天開於子。便就有箇金羊玉馬。金蛇玉龍。金虎玉虎。金鴉鉄

騎。蒼狗藍蟻。龍纏象緯。羊角鷄精。漉上。灑上。稜上。無限的經

緯。中間却有兩位大神通。一箇是東太陽之真精。行過天三百六

出東西洋七

六時蘭會橫挑日月於蓮花



孟蘭盆揭諦

一點靈山直納須彌於芥子



十五度。一日一周。一箇是秉太陰之真晶。行過天三百六十五度。盈虧圓缺。正所謂日行南陸。生微暖。月到中天分外明。自地關於。刃分柔分剛。便就有箇三社三內三界。四履四裔四表。五字五服。五遂。六詔六狄六幕。七埤七壤七陘。八漸八紘八埏。九京九圍九垓。十鎮十望十緊。大千億萬。閻浮嶼。隴上莽上。漚上業上。無限的叮噠。中間也有兩位大頭目。一箇是形勢蜿蜒磅且礪。奇上怪。怪色蒼上。靜而有常。與那仁者同壽。一箇是列名通地紀。疏派合。天津。動而不括。與那智者同樂。正所謂山色經年青未改。水流盡日聽無聲。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人生於寅。便就有箇胎生卵生。形生氣生。神生鬼生。濕生飛生。日積月累。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林上總上。億千萬劫。便又分箇儒家。釋家。道家。醫家。風水家。龜卜家。丹青家。風鑑家。琴家。棋家。號曰九流。這九流中間。又有三箇大

管家第一是儒家。第二是釋家。第三是道家。那一箇是儒家。這如今普天下文廟裡供奉的孔夫子。便是這孔夫子。又怎麼樣的出身。却說這箇孔夫子。生仕魯之曲阜。昌平鄉。闕里。身長九尺二寸。腰大十圍。凡四十九表。有一十二彩。目有六十四理。其頭似堯。其額似舜。其項似皋陶。共肩似子產。學貫天人。道窮秘奧。龜龍啣負之書。七政六緯之事。包兮皇帝之能堯舜。周公之美靡不精備。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教授於洙南泗北。門徒三千。傳徒六萬。達者七十二人。歷代詔封他做大成至聖文宣王。我朝嘉靖爺登基。止稱至聖先師孔子。這孔夫子却不是小可的萬世文章祖。歷代帝王師。是爲儒家有贊爲証。

贊曰

孔子之先 胄於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出象西洋記

聊人倚立 尼父誕聖 闕星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嘆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敬
萬古欽躅

唐睿宗御製贊曰

猗歟夫子 實有聖德 其道可學 其儀不忒 刪詩定樂

百王取則 吾豈匏瓜 東南西北

宋太祖御製贊曰

王澤下衰 文武將墜 尼父挺生 海岳標異 祖述憲章

有德無位 哲人其萎 鳳鳥不至

却說那一箇是釋家這如今普天下寺院裡供奉的佛爺上便是
這佛爺上怎麼樣出身原來這佛爺上叫做箇釋迦牟尼佛他當
初生在西天舍衛國刹利王家養下地來便就放大智光明照十

方世界地湧金蓮華捧住他兩隻脚他便指天劃地作獅子吼聲
長大成人脩道於檀特山中乞法煉心乞食資身投託阿藍迦藍
鬱頭藍佛處做弟子一日三三日九能伏諸般外道結成正果佛
成之日號爲天人師轉四諦法輪說果演法普度衆生先度憍陳
如等五人次度三迦葉并徒衆一千人次度舍利弗一百人次度
目乾連一百人次度耶舍長者五十人到今叫做阿羅世尊菩薩
佛爺上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相頂中佩日月光能變化無大
無不大無通無不通後一千二百一十七年教入中國卽漢朝明
帝時也漢明帝夜來得一夢夢見一箇渾金色相的人約有一丈
多長頭頂上放光如日月之象明日升殿訪問百官百官中有一
箇叫傅毅曉得是西天佛爺上降臨東土當日稟明漢明帝便就
差中郎蔡愔賫一道詔書選到天竺國問他的道得他的書又領

了許多的沙門來。傳到如今。日新月盛。這便叫做釋家。有詩爲証
詩曰

國開兜率在西方 號作中天淨梵王 妙相端居金色界
神通大放玉豪光 閻浮檀水心無染 優鉢曇花體自香
率土蒼生皈仰久 芥上苦海泛慈航

僧詩

浮杯萬里達滄溟 徧禮名山適性靈 深夜降龍潭水黑

新秋放鶴野田青 身無彼此那懷土 心會真如不讀經

爲問中華披剝者 此人雄猛得寧馨

那一箇是道家。這如今並天下觀裏供奉的太上老君的便是。這
太上老君却怎麼樣。出自原來老君住在太清道境。乃元氣之祖
宗天地之根本。他化身心。歷塵沙也不可計數。自從盤古鑿開混

沌以來。傳至殷湯王四十八年。上這老君又來出世。乘太陽日精
化做五色玄黃如彈丸般樣的大時。有五女當畫而寂。他便輕上
的流入玉女的口中。玉女不覺。一口吞之。遂覺有孕。懷了八十一
年。直到武丁九年。歲次庚辰。剖破玉女右脇而生。生時頭髮
已自欺霜。賽雪。就是箇白頭公。因此上。人呼他做老子。老子
生在李樹下。指李樹爲姓。故此姓李。名耳字伯陽。到秦昭王九年
活了九百九十六歲。娶了一百三十六箇婆娘。養了三百六十二
箇兒子。忽一日。喫飽了飯。整上衣裳。過一隻不白不黑不紅不黃
青歲上的兩角牛來。跨上牛背。竟出函谷關而去。那一個把關的
官也有些妙處。一手攔住。關一手挽着牛。只是不放。老子道。恁盤
詰奸細。麼那官道。不是老子道。俺越度關。津麼那官道。也不是老
子道。左不是右。不是敢是要些。過關錢兒。那官道說箇要字兒到

在柳只是錢字又不在行老子道要此甚麼那官道要你那袖兒裏的老子道袖裏止有一本書那官道正是這書老子不肯那官要留推了一會老子終是出關的心勝只得拽起袖來遞書與了那官老子出關去了這箇書就是道德經上下二篇上篇三十七重下篇八十章道教大行於東土和儒釋共爲三教這是道家有詩爲証

詩曰

玉女度塵譁

和丸咽紫霞

時憑白頭老

去問赤松家

瑤砌交芝草

星壇遠杏花

青牛函谷外

玄鬣幾生華

道詩

占盡乾坤第一山

功名長揖謝人間

畫眼松空雲霧樓

夜漱芝泉石髓寒

曲按宮商吹玉笛

火添文火煉八汁

榮華未必僊翁意。自是黃冠直好閒。

這三教中間獨是釋氏如來在西天靈山勝境娑婆雙林之下雷

音寶刹之中。三千古佛。五百阿羅八大金剛大衆菩薩幢幡寶蓋

異品僊花你看他何等的逍遙快活。何等的種因果正是無情

亦無識無滅亦無生。一任閻浮外。桑田幾變更。爾時七月十五日

孟秋之望。切照常年舊例。陳設盂蘭盆會。盆中百樣奇花千般異

果。佛祖高登上品蓮臺。端然兀坐。諸佛阿羅揭諦衆等。分班皈依

作禮。禮畢阿維捧定寶盆。迦葉佈散寶花。如來微開喜口。敷衍大

法。宣暢正果。剖明那三乘妙典。五蘊楞嚴。等衆各上。聳聽皈依。講

罷。如來輕聲問道。遊奕官何在。原來佛祖雖在西天。却有一箇急

脚律令。朕居四大部洲。遊奕靈官。每年體訪四大部洲衆生善惡

直到盂蘭會上。回報所曹。登錄文簿。達知靈霄寶殿。玉帝施行故

此如來問道遊奕官何在道尤未了。只見一位尊者

長身潤臂 青臉獠牙 手輪月斧 脚踏風車 停一停抹

過了天堂地府 霎一霎轉遍了海角天涯 原本是陰司地

府中一箇大急脚律令 而今現在佛祖寶蓮臺下 我授四

大部洲遊奕靈官波那

他一聞佛祖慈音忙來頂禮應聲道有。上如來道。爾時四部洲一切衆生作何思惟為我說靈官啟道。東勝神州敬天禮地如故。北俱盧洲性拙情疎如故。我西牛賀洲養氣潛靈真人代上衣鉢如故。獨是南瞻部洲自從傳得如來三藏真經去後。大暢法門。要旨廣開。方便正宗。為此有一位無上高尊。身長九尺。面如滿月。鳳眼龍眉。美鬚紺髮。頂九氣玉冠。披松羅皂服。離了紫霄峯。降下塵凡。治世如來。聽知。微上寶道。原來高尊又臨凡也。當有大衆菩薩齊

聲上啟道。是那高尊。如來道。是玉虛師相。玄天上帝。救苦懺。啟道。玄天何事。又臨凡。如來道。當日殷紂造罪。惡毒恣橫。遂感大魔王。引諸煞鬼。傷害下界衆生。元始乃命玉皇上帝。降詔紫微陽命武王伐紂。陰命玄帝收魔。爾時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黑旗。統領丁甲。下降凡世。與六大魔王戰于洞陰之野。魔王以坎離二氣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赫顯神通。躡于足下。又鎖阿呵鬼衆在酆都大洞。故此纔得宇宙肅清。今日南瞻部洲。因為胡人治世。箕尾之下。那一道腥膻毒氣。尚且未淨。玄帝又須佈施。那戰魔王躡坎離的手段來也。只一件來。五十年後。摩訶僧祇遭他厄會。無由解釋。道猶未了。原來諸佛菩薩。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只因如來說了這兩句話。早又驚動了一位老祖。這老祖却不是等閑的那謨。前一千。後一千。中一千。他就是三千古佛的班頭。一

萬十萬百萬千萬萬萬萬他就是萬上菩薩的領袖怎見得他是三
千古佛的班頭萬上菩薩的領袖却說當日有十六箇王子一箇
出家為沙彌年深日久後來都得如來之慧最後者就是釋迦年
尼佛也在前早有八個王子出家拜投妙光為師皆成佛道最後
成佛者燃燈古佛是也釋迦如來是諸釋之法王燃燈古佛是如
來授記之師父有詩為証

詩曰

嘗聞釋迦佛 先授燃燈記 燃燈與釋迦 祇論前後智

前後體非殊 異中無一異 一佛一切佛 心是如來地

這驚動的老祖却就是燃燈古佛又名定光佛你看他無我相無
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頂上光明直冲千百丈平時在無上伽
跌一聞如來說道五十年後摩訶僧祇遭他厄會無由解釋他的

慈悲方寸如醉如痴便就放大豪光廣大慧力立時間從座拔起
飛鳥下來一見了如來便就說道既是東土厄難我當下世為大
千徒衆解釋如來合掌恭敬回聲道善哉善哉諸佛阿羅菩薩等
衆齊聲道善哉善哉無量功德老祖即時喚出摩訶薩迦摩阿二
位尊者相隨金光起處早已離了雷音寶刹出了靈山道場香風
渺上瑞氣氤氳一箇老祖兩箇尊者師徒們慢騰上地踏着雲躡
着霧磕着牙摩訶薩道師父此行還用真身還用色身老祖道要
去解釋東土厄難須索是箇色身摩訶薩道既用色身還要箇善
娘麼老祖道須索一箇善娘摩訶薩道既用善娘還要箇善爹麼
老祖道須索一箇善爹摩訶薩道既要善爹善娘還要箇善地麼
老祖道須索一箇善地迦摩阿道弟子理會得了一要善娘二要
善爹三要善地師父師兄且慢待弟子先到南瞻部洲挨尋一遍

補陀山會神

連注投機轉金輪於香地



懸河瀉辯宣鉢鼓於寶坊



擇其善者而從之。老和道不消你去。南海有一位菩薩原是靈山會上的老友。大慈大悲。救苦難。南瞻部洲那一家不排香列衆。供奉着他。那一箇不頂禮精虔。皈依着他。我且去會他。一會。詢問一處所。一箇善男子。一箇善女人。以便住世。道猶未了。按下雲頭。早到了一座山上。這山在東洋大海之中。東望高麗。日本。琉球。新羅。如指諸掌。西望我大明一統天下。兩京十三省。圖畫天然。自古以來。叫做梅岑山。我洪武爺登基。改名補陀落迦山。山上有箇觀音峯。靈鷲峯。掛天峯。九老峯。筆架峯。香爐峯。又有箇三摩巖。大士巖。海月巖。玩月巖。真歇巖。美珠巖。又有箇潮音洞。善才洞。槃陀洞。雲龍洞。華陽洞。又有箇百丈泉。嘯壑泉。喜客泉。八公泉。溫泉。美丸泉。掛珠泉。山後怪石巉巖。吞雲吸霧。山前平坦中間。有一座古寺。前有箇錫卓。左有石鐘。右有石鼓。天然奇絕。這座寺。古來叫做

陀寺。我洪武爺登基。改名補陀寺。名山古寺。真是一大觀。處有

爲証

詩曰

古寺玲瓏海澨中。海風淨掃白雲蹤。誰堪寫出天然景

十二欄杆十二峰

却說老祖。按下雲頭。早到了這補陀落迦山上。領着那摩訶薩。迦摩阿。二位尊者。指定了補陀寺。直恁的走將進來。進了一天門。二天門。再進了上方。上方寶殿。只見兩廊之下。奇花異卉。獻秀呈祥。雀巢雉雉。各相乳哺。老祖心裏想道。果好一片洞天福地也。摩訶薩輕上的咳嗽一聲。只見寶蓮座下。轉出一位沙彌來。摩訶薩早已認得他了。叫聲惠岸。你好因果哩。把那一位沙彌。到喫了一驚。他心裏自忖道。這等面生遠來的和尚。如何就認得我。如何就曉

得我的名字。好惱人也。心裏須則着惱。皮面兒却也要光。好箇小沙彌。一時間便回。喚作喜。陪箇問訊。問長老緣何認得弟子。如何曉得弟子的賤名。摩訶薩道。且莫說你。連你的父親。我也認得他。我也曉得他名字。小沙彌道。也罷。你認得我父親是甚麼人。你曉得我父親叫做甚麼名字。摩訶薩道。你父親叫做箇托塔李天王。原是我箇老道友。我怎麼不認得他。我怎麼不認得你。小沙彌看見扞實了他。愈加恭敬。再陪一箇問訊。說道。原來是父執之輩。弟子有眼不識泰山。望乞恕罪。敢問老師父。僊名。摩訶薩道。在下不足法。又摩訶薩。小沙彌笑了笑。說道。好箇摩阿薩。果真如今天下事。只是摩阿薩。敢問那一位。師父甚麼僊名。摩訶薩道。師弟叫做箇迦摩阿。小沙彌又笑了一笑。說道。也是會摩阿。敢問那一位。老師父甚麼法名。摩訶薩道。那一位是俺們的師父。却就

小沙彌聽知是燃燈老祖。心裏又喫了一驚。把箇頭兒搖了搖。把箇肩膀子聳了三聳。慢上的說道。徒弟到都摩阿薩。師父不摩阿薩也。摩訶薩道。少勿閑譚。師父何在。沙彌道。俺師父在左壁廂紫竹林中。散步去了。摩訶薩同了惠岸。轉身便走。出門三五步。望見竹陰濃。只見竹林之下。一箇大士

身長八尺 十指纖纖 唇似抹朱 面如傅粉 雙鳳眼

巧蛾眉 跣足攏頭 道冠法服 觀盡世人千萬劫苦熬苦

煎自磨自折 獨成正果一腔子救苦救難大慈大悲 左傍

立着一箇小弟子火燄渾身 右傍立着一箇小女徒彌陀滿

口 綠鸚哥去上上飛透竹林之上 生魚兒活上澄上跳

躍團藍之中 原來是箇觀世音來觀世音 我今觀盡世間

原來是箇觀音菩薩。這座補陀落迦山。正是菩薩發聖之地。故此
老祖說道。南海有一位菩薩。原是靈山會上的老友。會他一會。請
問東土。作何善惡。却說這菩薩。高張慧眼。早已知道老祖下臨。抽
身急轉。蓮臺之上。兩家相見。分賓主坐。卜定閑叙。叙及阿耨會。多
羅會。蟠桃會。兜率會。九老會。須善會。各上證果。尔時惠
岸。站在邊廂。輕上啟道。相見未湏愁落莫。想因都是會中人。老祖
道。勝會不常。樂因湏種。即時撒座而起。步出山門。一箇老祖和
一箇菩薩。把箇補陀落迦山。細遊細玩。慢挨慢詳。遊罷玩罷。直上那
靈鷲峰的絕頂。說經臺上。敷座而坐。左有老祖。右有菩薩。談經說
法。密諦轉輪。惠岸直上香爐峰上。焚起龍腦噴天香。摩訶薩走上
石鍾山上。撞起石鍾來。迦摩阿走上石鼓山上。撞起石鼓來。頃刻
之間。只見滿空中。瑞霧祥烟。天花散落如雨。說經臺下。聽講的

有四箇異樣的人。頭上盡有雙角。項下俱有逆鱗。只是面貌。肤色
不同。第一箇青臉青衣。數甲道。乙第二箇紅臉朱衣。指丙躡丁。第
三箇白臉素衣。呼庚吸辛。第四箇黑臉玄衣。頂壬禮癸。惠岸近前
去打一看。原來不是別的。却是四海龍王。面青的是東海龍王。敖
廣。面紅的是南海龍王。敖欽。面白的是西海龍王。敖順。面黑的是
北海龍王。敖潤。尔時摩訶薩迦摩阿。位列下班。聽講已畢。看見天
花亂落。龍王各上聽講。輕上問道。老祖菩薩說法。天雨花。龍王聽
講。是何神通菩薩道。是尔衆撞鍾撞鼓的因緣。摩訶薩道。如何是
我等撞鍾撞鼓的因緣。菩薩道。我這箇鍾。不是小可的鍾。我這箇
鼓。不是小可的鼓。却不知怎麼不是小可的鍾。怎麼不是小可的
鼓。還有甚麼神通。還有甚麼鬼怪。且聽下回分解。

補陀山 龍王獻寶 湧金門 古佛投胎

鐘詩

既接南隣磬 還隨百里笙 平陵通曙響 長樂警宵聲

秋至含霜動 春歸應律鳴 欲知常待扣 余處有餘清

鼓詩

舜日訃 堯年韻土聲 向樓疑欲擊 震谷似雷驚

僊鶴排門起 靈鷲帶水鳴 樂云行已奏 禮曰異相成

却說菩薩說道我這箇鐘不是小可的鐘其質本石其形似鐘自

於子那一團的輕清靈秀都毓孕在這塊石頭上故此這箇

左有日月文右有星辰象燥則天朗氣清潤則晦明風雨其

微于二十三天適來鍾响驚動天曹為此天花墜落道箇

是小可的鼓其實本一 共形以鼓自地闢於丑那一股的

魄都融結在這塊石頭 上故此這箇石鼓左有山岳暈右

燥則河清潤則小滾濤翻其聲下下通于七十二

乃鼓响驚動海神為此龍王聽講摩訶薩迦摩阿合掌齊聲

哉善哉無量功德尔時已過了七七四十九日老祖撒講下

臺菩薩欠身施禮老祖道玄天上帝臨凡摩訶僧祇曹他厄難何

由解釋菩薩道須索老祖下世為大衆解釋老祖道可足善地何

是善爹何是善娘尔菩提為我擇說原來觀世音菩薩顯化南瞻

部洲故此南瞻部洲家上頂禮箇上皈依善的善惡的惡好的好

歹的歹拙的拙巧的巧毒的毒慈的慈却都在菩薩慧眼之中正

是暗至虧心神目如電菩薩要箇善地要箇善爹要箇善娘一時

猶有合掌恭敬回復老祖道南瞻部洲有箇古跡名叫做杭州

航海梯山遠奉白環之使



龍王獻寶

鐵面度將碧瓘之縣



神教廣。老祖道：手裡捧着甚麼。龍王道：是一掛東井玉連環。老祖道：何處得來的。龍王道：這就是小神海中驪龍項下的。大凡龍老則珠自腿。小神收取他的。日積月累。經今有了三十三顆。滿了十三三祖之數。老祖道：有何用處。龍王道：小神海水上鹹。下淡。淡水終喫鹹水不終喫。這箇珠兒。他在驪龍項下。年深日久。淡者相宜。鹹者相反。拿來當陽處看時。裏面波浪層上。背陰處看時。裏面紅光射目。舟船漂海。用他鋪在海水之上。分開了上面鹹水。却纔見得下面的淡水。用之烹茶。用之造飯。各得其宜。老祖點一點頭。想是心裏有用他處。輕上的說道：分付他在南膳部洲伺候。龍王把箇手兒朝上拱。拱好。箇東井玉連環。只見一道霞光燭天而去。第二班跪着的。紅臉朱衣。指因躡下。手裏捧一箇毛鬆上的椰子。老祖道：第二位是誰。龍王道：弟子是南海小龍神教。欽。老祖道：

兒裏捧着甚麼。龍王道：是一箇波羅許由迦。老祖道：是何處得來的。龍王道：這椰子長在西方極樂國菴羅樹上。其形團團。如圓光之象。未剖已前。是謂太極。既剖已後。是謂兩儀。昔年羅墮閻尊者降臨海上。貽與小神。老祖道：有何用處。龍王道：小神海中有八百里軟洋灘。其水上軟。下硬。那上面的軟水。就是一匹烏羽。一葉浮萍也。自勝載不起。故此東西南北。船隻不通。若把這椰子。鋸做一箇瓢。你看他比五湖四海。還寬大十分。舟船漂海。到了軟洋之上。用他取起半瓢。則弱水盡去。硬水自然上生。却不是撥轉機輪成廓落。東西南北。任縱橫。老祖也點一點頭。想是也有用他處。輕上的說道：分付他到南膳部洲。答應龍王。把箇手兒朝上拱。一拱好。箇波羅許由迦。只見一道青烟抹空而去。第三班跪着的。白臉素衣。呼真吸辛。手兒裏捧着一箇碧澄上的滑琉璃。老祖道：第三位

是誰。龍王道。弟子是西海小龍神教順。老祖道。手兒裏捧着甚麼。龍王道。是一箇金翅吠琉璃。老祖道。是何處得來的。龍王道。這琉璃是須彌山上的金翅鳥殼。其色碧澄。如西僧眼珠子的色。道性最堅硬。一切諸寶。皆不能破。好食生鉄。小神自始祖以來。就得了此物。傳流到今。求你鎮家之寶。老祖道。要他何用。龍王道。小神海中有五百里吸鉄嶺。那五百里的海底。堆上砌上。密上層上。盡都是吸鉄石。一遇鉄器。即沉到底。舟船浮海。用他垂在船頭之下。把那些吸鉄石子兒。如金鎔在型了。無滓渣。致令慈航。直登彼岸。老祖也點一點頭。想是也有用他處。輕上的說道。分付他南膳部洲發落。龍王把個手兒。望上拱一拱。你看好箇金翅吠琉璃。只見他一道清風。掠地而去。第四班跪着的黑面玄裝。頂上履發。手裡捧着一隻黑雲上的禪履。老祖道。第四位是誰。龍王道。弟子是

北海小龍神教潤。老祖道。手兒裏捧着甚麼。龍王道。是一隻無等。等禪君。老祖道。何處得來的。龍王道。這禪履。是達磨老爺的。達磨老爺在兩天為二十八祖。到了東晉初年。東土有難。老爺由水路東來。經過耽摩國。羯荼國。佛逝國。到了小龍神海中。猛然間。貝風頓起。撼天闔。搖地軸。舟航盡皆湮沒。獨有老爺。兀然坐在水上。如履平地一般。小神近前打一探。只見坐的是隻禪履。小神送他到了東土。求下他這隻禪履。求鎮海洋。老爺又題了四句詩。在禪履上。說道。吾本來茲土。傳法覺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老祖道。有何用處。龍王道。小神自從得了這禪履之後。海不揚波。水族寧處。今後舟船漂海。倘遇貝颺。取他放在水上。便自風憇浪淨。一真湛寂。萬境泰然。老祖也又點一點頭。想是也有用他處。輕上的說道。分付他南膳部洲。聽指龍王。把箇手兒。朝上拱一拱。好箇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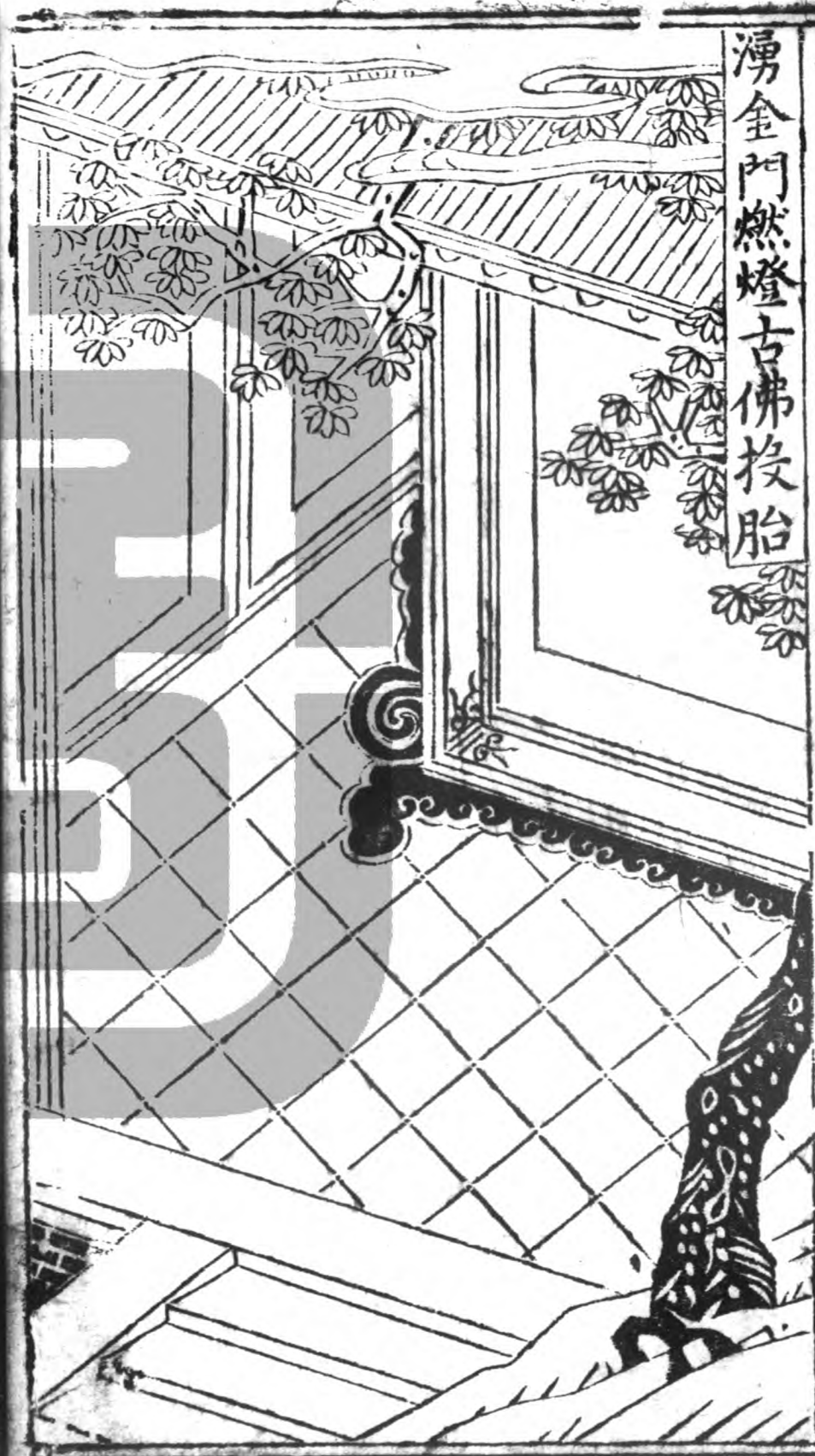
等上禪君只見一朵黑雲漫頭撲面而去。四龍王滿心歡喜合掌跪着告回。老祖飛身又起。只見那水族隊裡大千衆生一齊跪着。一齊高聲叫道。爺上且慢去。且慢去。老祖終是慈悲方寸。看見衆生恁般叫號。分明是要去得緊。又只得權時間解羽回鱗。又微笑一笑道。怎麼叫慢去。慢去。法門無去。大千衆生齊聲叫道。衆生們願求受爺上法戒。各上貢上土物。頂禮皈依。老祖起頭看時。只見鯢鰲以頭獻。長鯨以口獻。靈鼉以鼓獻。蟠蛟以細頸獻。蒼虬以稜鬣獻。元龜以箕籌獻。尺鯉以錦核獻。怪鱗以百卵獻。神鱗以雲雨獻。犀牛以獸狀獻。螭蝟以其甲獻。精衛以木石獻。螻蟻以蛇狀獻。蟪蛄以雙螯獻。螭螟以較巢獻。山滲以獨足獻。蚌蛤以夜明獻。南鯉以祭文獻。巨蜃以車渠科斗獻。獬豸以龍爪虎文獻。窈窕以人面蛇身獻。螭蛇以朱冠紫衣獻。鱗烹以西施乳味獻。老祖道。善哉善哉。爾衆生作甚麼因果。衆生齊聲叫道。願各捨所有。頂禮皈依。老祖道。不用爾衆生施捨。衆生齊聲叫道。願佛爺上鑒受。老祖道。我這裡不受。衆生齊聲叫道。不捨不受。衆生們怎麼得出。离苦海。怎麼得超度。慈航。老祖道。善哉善哉。諸法空相。無捨無受。無上捨。無上受。于是向衆生而說偈曰。

若以色見我 以聲音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水族衆生捧着老祖的真言密語。飛的飛。躍的躍。鼓的鼓。舞的舞。上的上。下的下。遠的遠。近的近。一湧而退。老祖又飛身而起。只見那羽虫毛虫。兩族隊裡。大千衆生。兩班跪着。兩班兒齊聲叫道。佛爺上且來。且來。老祖到底是箇慈悲方寸。看見兩班的衆生恁的跳叫。分明是勒馬登程。只得又投鞭轉掉。又微笑一笑道。怎麼叫且來。且來。無去亦無來。兩班大千衆生齊聲叫道。水族已受真

門列湧金水共心池而一色

湧金門燃燈古佛投胎



佛臨塵界花連意樹以雙開



出家西華已

詞曰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 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
差十萬人家 雲樹遠堤沙 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 市川
珠璣戶瓦羅綺競豪華 重湖疊嶂清佳 有三秋桂子十里
荷花 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上釣叟蓮娃 千騎擁高牙
乘時聽簫鼓唵賞烟霞 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須臾之間步出湧金門外金員外的宅上借觀一番這宅上須臾
是箇民居却不是小可的占斷人間福分來海上奇後面枕着一
箇鳳皇山山勢若鳳皇欲飛之狀故取此名有詩為証。

詩曰

滄海桑田事渺茫 行逢遺老色荒涼 為言故國遊麋鹿
謾指空山號鳳皇 春盡綠莎迷暈道 雨多蒼莽上宮牆

遙知汴水東流畔

更有平蕪與夕陽

詩曰

荒山欲逐鳳皇騫 誰構浮圖壓覆園 土厚尚封南渡骨
月明不照北歸魂 海門有路雙龍去 沙渚無潮萬馬屯
莫向秋風重惆悵 梵王宮殿易黃昏

左側有箇南高峰右傍有箇北高峰相峙相親如二人拱立之狀
俱有詩為証

詩曰

南望孤峰入翠微 清泉白石可忘機 雲中大吠劉安過
樹杪春深望帝歸 白鶴曾留華表語 蒼官合受錦衣圍
未禱玉押今何許 一笑人間萬事非

詩曰

上卷百字記

杏上孤峰上 寒陰帶遠城 不知山下雨 奎斗自分明

又曰

翠出諸峰上 湖邊正北看 夜來雲霧散 獨卧斗杓寒

前有西湖山川秀發景物華麗自唐朝傳到如今為東南遊賞勝處有詩為証

詩曰

湖上春來似畫圖 亂峰圍遶水平鋪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點波心一顆珠 碧毯綠頭抽早稻 青羅裙帶展新蒲

未能拋得杭州去 一半勾留是此湖

又曰

混元神乃本無形 匠出西湖作畫屏 春水淨于僧眼碧

晚山濃似佛頭青 棗橈粉堵搖魚影 蘭柱烟叢圍鷺翎

往上海榔與橫笛 斜風細雨不堪聽

湖心裏有一箇孤山獨印波心一峰突起愈加是湖山勝絕處有詩為証

詩曰

樓臺聳碧岑 一徑入湖心 不雨山長潤 無雲水自陰

斷橋荒蘚合 空院落花深 猶憶西窓夜 鍾聲出北林

這都說得是金員外宅上前後左右的形勝。老祖熟視了一回無量生歡喜。正欲移步近前。只見湖上又有一箇嶺阜。霞光燦爛霞

中有一道怨氣直射斗杓。老祖心裏想道。這還是恁般的怨氣未消。好箇老祖定一定元神。睜一睜慧眼。却原來是箇棲霞嶺嶺下

是箇岳武穆王的墳。岳武穆王的祠堂有詩為証

李閣老詩曰

苦霧四塞 悲風橫來 義景縮地 下沉蒿萊 坤輿內折
昂足中頽 大霆無聲 枯葉槁萊 羯虜騰突 狼風崔嵬
龍困沙漠 鱗傷角摧 齊仇九誓 楚戶三懷 奸宄賣國
忠臣受猜 積毀消骨 遺禍成胎 命迫十使 功垂兩涯
盟城不耻 借寇終諧 重器同劇 羣兒共咤 髮豎檀冠
潮浮五駭 氣奮胡醜 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 大運成乖
魂作唐厲 形細漢臺 天不祚國 人胡為哉 壯士擊劍
氣深殷雷 日落風起 山號海哀 樹若可轉 江為之回
乾坤老矣 嘆息雄才

邵尚書詩曰

六橋行盡見玄宮 生氣如閭萬鬣風 松檜有靈枝不北
江湖無恙水猶東 千年宋社龜墳在 百戰金兵寸鉄空

時宰胡為竊天意

野雲愁絕夕陽中

高學士詩曰

大樹無枝向北風 千年遺恨泣英雄 班師詔已成三殿
射虜書猶說兩宮 每憶上方誰請劍 空嗟高廟自藏弓
棲霞嶺上今回首 不見諸陵白露中

却說岳廟裡怨氣未消。老祖也自嘆了一嘆。老祖心裏想道。杭州
真是善地。金員外果是善爺。喻孺人果是善娘。只一件。托生之後
還要一箇好法門善世。不如趁此時。先自選擇罷。拽開步來。把箇
杭州城裏城外的洞天福地。逐一磨勘。一番逐一查刷。一番都有
些不嫌他的尊意。急轉身來。復到西湖之上。金員外門前。只見百
步之內。就有一座摩阿古刹。前面一箇山門。矮小。次二一箇
天王殿。兩邊列着各風調雨順。儘有些雄壯。次二一箇金剛殿。前

後坐着箇國泰民安越顯得威風到了大雄寶殿之上。三尊古佛。座獅座象座蓮花略上的轉東。另有一所羅漢殿。中間有五百尊羅漢。每尊約有數丈高。寺前面有箇孤峰挺立。秀削芙蓉。峰頭上一箇稜槽古塔。不記朝代。一寺一峰。翼分左右。如母顧子。外面看時。霞光閃上。紫霧騰上。老祖拽起步來。直入大雄寶殿。熟看一食。原來這寺叫做箇淨慈寺。說起這箇淨慈二字。沈有許多古跡。怎見得有許多的古跡。原來這箇寺不是一朝一代蓋造的。是周顯德中蓋造的。那峰叫做箇雷峰。說起這箇雷峰二字。也有許多的古跡。怎麼也有許多的古跡。原來這箇山峰。不是杭州城裏堆積的。是西天雷音寺裏佛座下一瓣蓮花。飛來東土。貪看西湖的景致。站着隄上。猛然間。金鷄三唱。天色微暝。飛去不得。遂成此峰。後有西僧法名慧理。說他這一段的緣故。故此叫做箇雷峰。周顯

中。蓋造佛寺。就取雷音清淨慈悲之義。故此這寺叫做箇淨慈寺。老祖本是西天的佛祖爺上。見了這箇雷峰淨慈寺。俱是西天的出身。正叫做是美不美。鄉中水親不親。故鄉人。他自無量歡喜。說道。道在邇而求諸遠得之矣。轉身便向金員外。裏米。此時約有二更上下。正是

地遠柴門靜 天高夜氣淒 寒星臨水動 夕月向沙沉

原來金員外是箇在家出家的。從祖上來。喫齋把素。到金員外身上。已經七代。喻孺人又是胎裏帶得素來。真箇是夫妻一對。天上。有地下無。家裏供奉着一箇觀音大士。也不記其年。飲食必祭疾。疾必禱。大士也是十分顯化他。只是少了一口氣。却說老祖來到金員外宅子上。這時正是洪武爺上治世。號吳元年。十月十五日。下元三品水官解厄之日。金員外夫婦二人。自從五更三點時分。

起來。洗了臉。梳了頭。擺了供案。發了寶燭。燒了明香。斟了淨茶。獻了淨果。設了齋飯。展開那三乘妙典。捧動那五蘊楞嚴聲。口上是經。一直念到這早晚。已自是二更上下。念經已畢。懺悔已周。夫婦二人。閑步庭院之中。只見天上一輪皓月。萬顆明星。素練橫空。點塵不染。那院子裏有一箇洗臉架兒。架兒上有一箇銅盆。銅盆裏有這等幾杓兒水。那一天星映着這盆兒裡的水。這盆兒裏的水。浸着那一天的星。微波盪漾。星斗斡旋。也不知星在天之上。也不知水在盆兒裏。就是一盆的星。真箇愛殺人也。員外見之。滿心生喜。連聲叫着孺人來看。孺人見之。滿心生喜。連忙的捲起那兩隻袖兒來。伸起兩隻手。到那盆兒裏去撈那箇星。左撈也撈不起。右撈也撈不起。好老祖。弄一箇神通。即時就變做箇流星。羅在水盆裏面。就是天上的星一般。孺人先是左撈也撈不着。右撈也撈不着。忽然一下。撈着一箇星兒在手裏。正叫做是撈水月在手。論不的喜上歡上。直是舉起手來。和星和水。一口吞之。却不知吞了這箇星。後有甚甚麼吉凶。有甚甚麼報應。還是有喜無喜。還是生女生男。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現化金員外之家 投託古學慈之寺

詩曰

夜上生蘭夢 年上種玉心 克問看氣色 入戶試啼聲

明月還珠浦 高枝發桂林 北堂書報日 不啻萬黃金

却說喻孺人。在水盆中。撈起一箇星來。雙手捧着。一口吞之。自家到也不覺。員外其實喫了一驚。說道。怎的不好細也。孺人道。昔人

漢日通暉瑞色已分天地界
現化金員外之家



周星降誕金光直逼斗牛杓



杯影悞吞蛇。我這也是一差二悞。員外道。杯影是假的。恁星是真的。孺人道。這正是弄假成真。員外道。且是可惜。這一箇好亮光上的星子。孺人道。偏你又說甚麼星子可惜哩。員外道。惺上自古惜星上。大家反又取笑了一回。纔收拾安寢。則箇明日起來。只說是掬水悞吞星。那曉得是燃燈古佛投胎現世。借肉住靈。直到對月。紅信愆期。却曉得是有喜。孺人一則是初叶。二則是吞星。心下十分疑慮。員外也不放心。二人商議。到關爺廟裏祈求一籤。看後面是凶是吉。員外親自拿了香燭紙馬之類。來到關爺廟裏。五拜三叩頭。把前項口詞細說。一過。雙手捧着籤筒。筒上的搖了一搖。就有一根籤。翻身落地。員外低了頭。拾將起來。看一看。原來是五十三籤。下面有箇中平兩字。員外又加禱祝一番。說道。果是五十三籤。願求兩箇聖筭。果然兩箇聖筭。略不穿破。員外唱了儀謝了關爺。到於西廊之下。進了籤房。見了道士。施了禮。遞了一箇紙包兒。道士拿出五十三籤上詩來。遞與員外。員外接過來。讀一讀這詩。就說得有此蹊蹊。

詩曰

君家積善已多年 福有胎兮禍有根
西風鶴唳哭皇天 八月秋風生桂子

金員外讀了這籤詩。心中轉惱。道士看見金員外喫惱。問道。這籤何處用。員外帶着惱頭。見答應道。問六甲。道士說道。若是問六甲。大吉大吉。員外道。怎見得。道士說道。八月秋風生桂子。這不是大吉如何。員外道。多了一箇哭皇天。只怕不吉。道士說道。你原只問生子。不曾問甚的禍福。那一句是箇搭頭。假如問禍福的。這八月秋風生桂子一句。就落空了。道士雖然是解得好。金員外心上到

底有些辭了道士轉入家門。喻孺人連忙的接着問道。求的籤如何。員外把箇籤詩朗誦一遍。孺人道。似此籤詩。凶多吉少。員外又把箇道士的話說。又傳述了一過。孺人道。那是面諛之詞。難以憑准。員外道。我還有箇道理。孺人道。怎麼樣的道理。員外道。我前日在通江橋上。看見一箇先生。頭上戴的是呂洞賓的道巾。身上披得是二十四氣的板摺。脚下穿的是南京轎夫營裡的三廂履鞋。坐一瓣背北面南的黑漆新店。店門前豎着一面高脚的招牌。招牌上寫着易卦通神的四箇大字。那求筮問卦的。如柳串魚。是我培箇小心。到他的隣居家裡問他。是箇甚麼先生。那隣居道。也不知他的姓名。只是聞得他道是鬼谷子的徒弟。混名鬼推。這等的先生。易卦通神。我且去問他。一箇卦來看。是如何。孺人道。言之有理。好箇員外。整一整巾。抖一抖袖。撇上脫上。竟望通江橋上而來。只見那先生。忙上的占了又斷。斷了又占。撥不開的人頭。移不動的腳步。金員外站得腿兒麻。脚兒酸。還輪他不上。沒奈何。只得叫上一聲鬼推先生。那先生聽知。叫了他的混名。只說是箇舊相識。連忙的說道。請進請進。金員外把箇兩隻手。排開了衆人。方纔挨得進去。兩下裡相見禮畢。那先生道。員外占卦。請先說箇姓名。住座。占問緣由。員外道。小可是湧金門外。姓金名某。今教問六甲生男生女。或吉或凶。那先生是箇慣熟的。轉身就添上一炷香。唱上一箇懺。口兒裏就念動那

虔叩六丁神。文王卦有靈。吉凶合萬象。切莫順人情。夫卦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皇天無私。卦靈有感。謹焚真香。虔誠拜請。八卦相師。伏羲聖人。文王聖人。周公聖人。大禹聖人。孔子聖人。鬼谷先生。袁天罡先

生李淳風先生陳希夷先生邵康節先生前傳後教演易宗師
再伸閑請卦中六丁六甲神將千里眼順風耳縮天縮地神將
報卦童子擲卦即君直日傳言玉女奏事功曹本境五土祀典
明神本屬府縣城隍大王本家門中宗祖隨來香火福神虛空
過往一切神祇咸望列聖下赴香筵鑒今卜筮今據大明國浙
江道杭州府仁和縣求卦信人金某敬為六甲生產吉凶休咎
難以預知。今日敬叩列聖八上六十四卦內占一卦三百
八十四爻內占一爻爻莫亂動卦莫亂移莫順人情莫順鬼意
吉則吉神上卦凶則凶神上卦吉則吉神出現凶則凶神出現
伏望諸位聖賢仔細檢點仔細推詳人有誠心卦有靈信爻通
天地卦通鬼神列位聖賢靈彰報應

念誦把個銅錢擲了六次看來是個雷水解卦先生道好一個

解卦解者難之散也且是天喜上卦卦書說道紅鸞天喜遇凶少

吉更多男遇添妻子女遇得同和六甲生子無疑矣員外道勞先

生再看一看君子問禍不問福直說不妨那先生看見金員外是

個達者難以隱藏却說道這個卦却好個卦只有一件不足此員

外你休怪我說員外道正要先生直說怎麼說個怪字先生道今

日是個丑日身在五爻鬼也在五爻這叫是個身隨鬼入墓便只

多了這些却有天喜臨門逢凶化吉員外但放心不妨的金員外

聽知身隨鬼入墓五個字就是五條丈八的神鎗一齊趕到他心

次上好不喫疼也你看他眉頭不展臉帶憂容遮了個課錢把個

手兒拱上一拱脚兒輪上幾輪早已到了自家門首喻孺人接着

這叫做是個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噯了一聲說道

原來占課又弗吉個員外却把課名天喜及鬼墓等事細說一遍

孺人未及開口。忽聽得員外身背一人高叫道。問甚麼卜。求甚麼神。員外急轉身來。孺人掙開雙眼。却是街上化緣的阿婆。約有八九十歲。漫頭白雪。兩鬢堆霜。左手提着一個魚籃兒。右手柱着一根紫竹的拐棒。孺人道。阿婆怎見得不要問卜。不須求神。阿婆道。如來觀盡世間音。遠在靈山近在心。禍福古來相倚伏。何須問卜與求神。

這四句詩不至緊。即時點破了金員外。喻孺人。孺人道。阿婆言之有理。請進裏面坐着。待我來布施布施。孺人剛上的轉得身來。員外眼打一霎。早已不見了個阿婆。他夫婦二人便知得是觀音大士現身點化。即時擺列着香案。貢上三炷寶香。展開那紙爐。化了一回于張甲馬。至誠皈舊像。虔叩阿彌陀。不覺的金烏西墜。玉兔東生。原來這夜却不是等閑之夜。八月十五是個中秋之夜。這月又不是等閑之月。八月十五是個中秋之月。金員外分付收了香案。疊起紙爐。孺人道。今夜是個中秋佳節。已自備辦的獻餅獻茶。禮天禮地。供案且自由他。不上半餉之久。果是獻了茶餅。禮了天地。只見一輪月滿。萬里雲收。真個是愛殺人也有賦為証。

賦曰

維彼陰靈 三五闕而三五盈 流素彩而冰淨 湛寒光而

雪凝 顧兔騰精而夜逸 蟾蜍綉彩以宵驚 容仙桂之託

植 仰天星而助明 乍喜哉生 運欣始萌 經八日而光

就 歷三月而時成 呂錡射之而占姓 闕渾夢之而見名

若夫西郊坎壇 秋風夕祭 類在水 故應于潮 曩在陰

故符於禮 取象后妃 視秩卿士 故以為上天之使 人

君之姊 瞻瑞彩於重輪 共清光於千里 尔其遊西園之

飛蓋 騁東鄙之妍詞 會稽愛庭中之景 陸機攬堂上之
輝 圓光似扇 素魄如圭 同盛衰於蛤蜊 等盈缺於珠
龜 暈合而漢園未解 影圓而虜騎初來 若乃珥戴為瑞
耻魄示冲 為地之理 作陰之宗 降祥符於漢室 通
吉夢於吳宮 覩爪牙而為咎 見側慝而為凶 觀素景流
天 方輝入戶 婦順苟或不脩 王后為之擊鼓 物惟徐
孺之說 窟見楊雄之賦 彌闕山而布影 入廊櫺而積素
歌御兮維何 望舒兮織阿 垂藹上之澄輝 弄穆上之
金波 聞感精之女狄 傳竊藥之嫦娥 皎兮麗天 昭然
離畢 應魚腦而無差 驗階裳而靡失 亦有畫蘆灰而暈
缺 捧陰燄而輝流 搏聞白兔 喘見吳牛 乍認媚眉
遙驚玉鈎 得不薦鳴琴而滅華燭 玩清質之悠

陸阿公為首。連名首官。阿公姓陸。是箇耆老。年高有德。坊牌人無
一箇不欽仰他。故此推他為首。陸阿公聽了眾人的計議。諾上連
聲。拂袖而起。人叢裡面。猛地時。閃出一箇小兒來。雙手扯住陸
阿公衣袖。說道。且慢世箇。阿公問道。你是甚麼人。扯住我的衣袖。
那小兒見道。小可的就是本家。這死的是我的大哥。我是他第四
的阿弟。小可的叫做金四。兄弟埋。何稟官之有。陸阿公道。你阿
哥有些死的。不明白箇。馬得不去稟官。金四說道。不消稟官。陸阿
公說道。要去稟官。爭了一回。終是箇四不拗六。連名一紙狀兒。稟
了杭州府堂上清天太爺。這太爺。是清江浦人。姓田氏。田齊之後。
居官清正。廉能。杭州人有箇謠言。說道。太爺清。清而正。一毫人情
也不聽。太爺廉。廉而能。半點苞苴。直也不行。故此人人叫他箇清
天太爺。那太爺。接了這箇連名的狀兒。審了幾句口詞。拿了一箇

道理即時披破狀詞。說道：據狀金某之妃，雖有疑無傷，可驗遺孩之生，雖無母，有息當全。仰地方收骸殮殮，遺孩責令出家。存沒兩利，毋得異詞再擾。陸阿公領了這些地方隣右，磕了幾箇頭，答應了幾句。是是，急轉身來，買了兩口棺木，收了金員外夫婦二人的屍骸。衆人又請議道：屍骸雖已殮殮，停柩何所？娃子出家，是甚麼年紀上，是甚麼佛寺裡，須則再去稟明太爺。那太爺正叫做高樞，明鏡朗照四方，只見這些耆老隣佑，副上的進衙門，一字兒跪在丹墀之下，未及開口，太爺就說道：你這廝又來稟我，只是停柩出家兩項的緣由。這些耆老隣佑，連忙的磕上幾箇頭，答應道：太爺神見。太爺道：我已籌之熟矣。停柩須則昭慶寺裡，北一廂慶忌塔下。那娃子出家，又須雷峰之下。靜慈寺裡，溫雲寂長老名下。作弟，也就在今日，不可遲誤。分付已畢，即時叫過該房，寫了兩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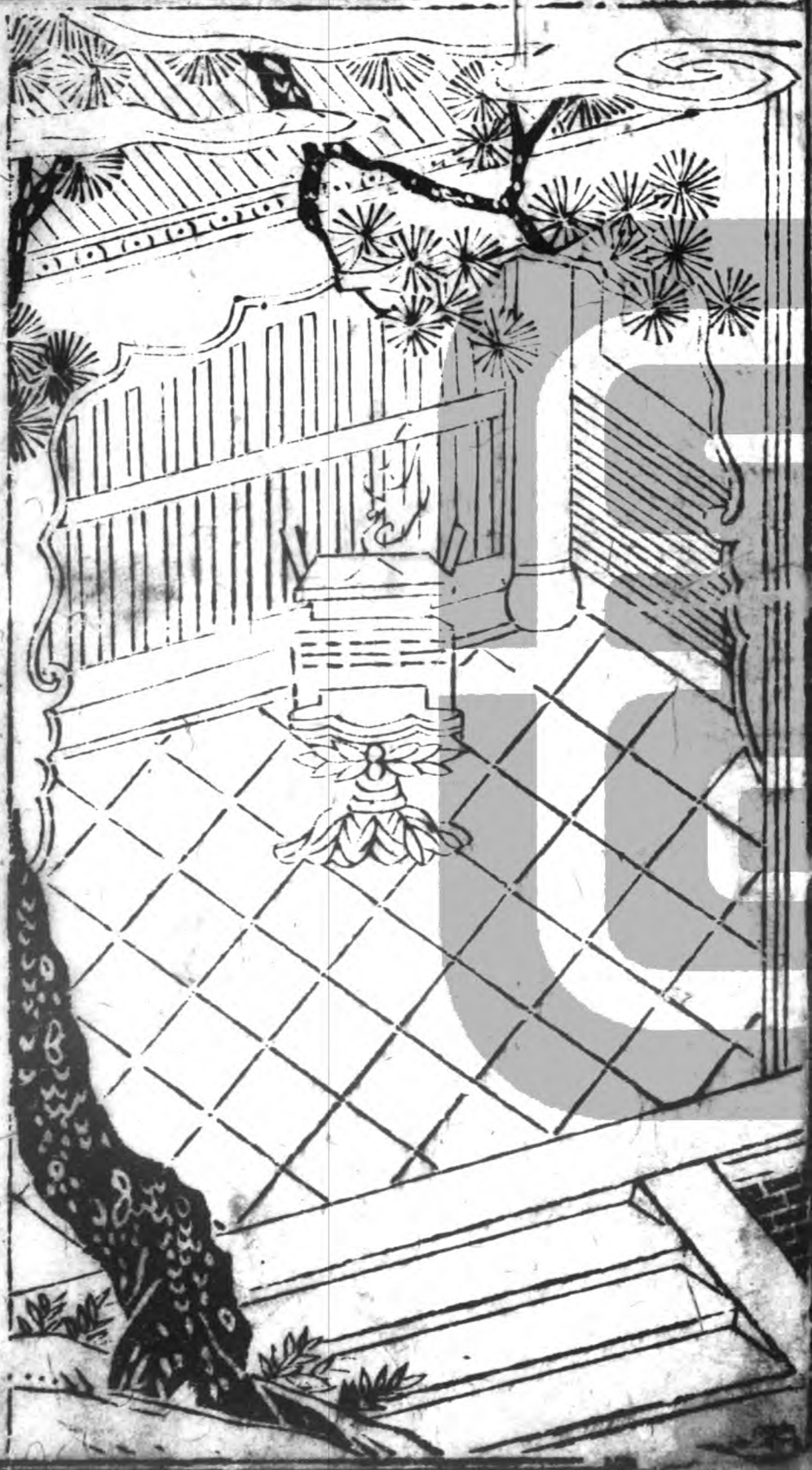
正是秋半高懸千里月，夜深寒浸一天星。金員外喻孺人貪看一會，不覺的二更將盡，三鼓初傳。孺人猛地裡精神倦怠，情思不加，叫聲員外，大家安寢，如何一覺，直到明日天明。日高三丈，這豈是閑來無事不待容，睡覺東窓日已紅。決有個緣故，只見孺人起來，開眼一看，已自產下了一箇大娃子。也不知是天上吊下來的，也不知是地上長出來的，也不知是自家產下來的，也不知是外人送將來的，也不知是黃昏戌時，也不知是鍾鳴亥時，也不知是朝半夜子時，也不知是雞鳴丑時，也不知是日出寅時，也不知是朝頭卯時。叫道：一聲苦。一手叉着床，一手挽着員外。那員外還在睡夢之中，便不曾開眼。一夫一婦，雙上的閉了眼，合了掌，跌跏在卧榻之前。那娃子，金光萬道，滿屋通紅，却說那左右隣友，附近居民，到了天色黎明，日高三丈，無一箇不起來，無一箇不梳洗。正是士

跡共沙彌開員光之淨域

投託古淨慈之寺



經傳叨利啓方便之禪門



農工商各居一業。只聽得天上吹上打上。鼓樂齊鳴。真兒裏異樣的
的天香。一陣一陣。開門作一看時。金家宅上的火光燭天。霞彩奪
目。好隣居。好親友。一湧而來。只見金家的大門。尚然未開了無人
語。這風火事。豈是等閑。大家撞門而入。門裏也不見箇人。堂前也
不見箇人。直是搶門。到了卧房之內。只見禿上的一箇娃子。坐在
床上。金員外夫婦二人。閉了眼。合了掌。跌跏在卧榻之前。衆人見
了。又驚又呆。好說不是被火。頭裡又赤爛紅光。好說是被火。如今
又烟飛灰滅。好說不是生產。床上却端正是箇娃子。好說是生產。
娃子不合恁的莊嚴。好說不是被人謀故。他夫婦兩人却已魄散
魂飛。好說是被人謀故。他兩人身上却沒箇刀痕斧跡。到是一樁
沒頭的公事。中間有等老成練達的。說道。這人命關天。事非小可。
莫若前去稟明了府縣官員。聽他發落。庶免林木之災。衆人就推

稟。差下兩箇快手。一箇快手。拿了一箇飛票。運到西湖之上。昭慶
寺裡。通知本寺住持。停柩塔下。一箇快手。拿了一箇飛票。運到雷
峰之下。淨慈寺裡。通知本寺雲寂長老。收養小徒。兩下裡處置得
宜。存歿均感。那曉得。人間才合無量福。天上飛將禍事來。本寺是
滿天上鼓樂齊鳴。遍城中異香飛散。怎的不驚駭人也。且除了軍
民人等在一邊。只說都布按三司。撫按三院。南北兩關。這都是甚
麼樣的衙門。這都是甚麼樣的官府。恰好就有一箇費周摺的爺
上在裏面。還是那一位爺上。這爺上。

玉節搖光出鳳城

威摧山岳鬼神驚

羣奸白晝嫌霜冷

萬姓蒼生喜日晴

當道豺狼渾斂迹

朝天驄馬獻馳名

九重更借調元手

補衮相期致太平

他坐在烏臺之上。早已曉得金員外這一樁沒頭的公事。比時就

差下了一箇精細的聽事官。到那府門前去探箇消息。看那太爺還是怎的處置他。餉午。聽事官來回報。說道。清太爺如此如此。那一位爺上。即時差下兩箇旗牌官下府來。提該房文卷上去。要親自勘問。提到了該房。接了文卷。正在作難。那清天的太爺早已到了。庭叅相見。相見禮畢。那爺上就開口道。人命重情。豈容輕貸。太爺道。非敢輕貸。但這一椿事。須說沒頭。下官其實明白。那爺爺道。怎見得明白。請問其詳。太爺道。下官每日五鼓而起。沐浴焚香告天。然後出廳理事。今日五鼓起來。告天已畢。猛聽得天上鼓樂齊鳴。撲真的異香馥郁。下官心下想道。這番端的有箇祥瑞也。須臾之間。果見一朵祥雲。自西而下。祥雲之上。幢幡寶蓋。羽仗霓旌。雙排鼓樂。四塞護呵。隱上約上。中間早有兩輪龍車。並馳鳳輦。運下城之西北隅。未久中間。其雲都自下而上。那左邊車上。端的

坐一箇男子。右邊車上。端的坐一箇女人。愈上愈高。不可窮究。適來地方人等。口稱金某夫婦二人。喫齋。以此下官省悟。止責令收骸。停柩而已。那爺上道。現停在何處。太爺道。現在昭慶寺裡慶忌寶塔之下。那爺上道。娃子有何奇異。太爺道。娃子的事。下官不曾見。甚奇異。止是地方人等。口稱遠望其家。紅光滿屋。近前視之。只見這娃子。兀然端坐。雙手合掌。兩脚踏跏。以下官之層見。必是箇善菩薩臨凡。故止責令出家而已。那爺上道。現在何處出家。太爺道。現在淨慈寺裏雲寂和尚之名下。那爺上道。賢太守言之有理。處之得宜。只一件來。下民絞詐百端。我和你居上者。不可不詳察。太爺道。唯命。那爺上道。既然如此。說賢太守請回本衙。俺這裏別有箇道理。太爺已出。那爺上傳箇號令。叫過杭州前衛。杭州右衛。觀海衛。臨山衛。四衛的掌印衛官來。又傳箇號令。叫過海寧守禦

千戶所。澈浦守禦千戶所。乍浦守禦千戶所。大嵩守禦千戶所。龍
衢守禦千戶所。健跳守禦千戶所。隘頭守禦千戶所。滿岐守禦千
戶所。八所的掌印所官來。又傳箇號令。叫過赭山巡檢司。石墩巡
檢司。王江涇巡檢司。白沙灣巡檢司。皂林巡檢司。臯塘巡檢司。四
安巡檢司。天目山巡檢司。八司的司官來。仰衛官。各帶馬軍三十。
所官各帶步軍三十。巡司各帶弓兵三十。鮮明盔甲。精銳器械。齊
赴西湖之上。昭慶寺裡。慶忌塔下。開棺見屍。多官眼同相驗。有無
傷痕。驗畢。轉赴雷峰之下。淨慈寺裡。雲寂僧房。多官眼同點檢。有
無徒弟。火速回報。無得稽遲。取罪。這叫做箇只聽將軍令。不聞天
子詔。却說這些衛官。所官司官。有許多的官員。馬兵。步兵。弓兵。有
許多的軍馬。一湧而來。把箇昭慶寺裡。就圍得周上匝上。鉄桶相
敲。一般嚇得衆和尚們。魂不附體。那些官長。那一箇心裏不想道。

今日檢出傷痕。第一功也。那些軍馬。那一箇心裏不想道。今日檢
出傷痕。今受賞也。那曉得撞過棺材來。劈開一箇。一箇是空。劈開
兩箇。兩箇是空。多官們。面上相觀衆軍士。箇上相挨。沒奈何。只得
轉過淨慈寺裏去也。來到淨慈寺裏。那雲寂長老。不是等閑的長
老。除了肉眼。不在部下。法眼最下。慧眼稍中。天眼稍上。佛眼纔是
他的家數。這些軍馬。全不在他的眼裏。軍馬臨門。他早已知得是
按院爺上查點。一手抱着那箇娃上。一手拄根拐棒。更不打話。逕
望察院進步而去。衆官府們。一則說他年老。二則有箇娃上。抱在
手裏。事有准憑了。故此不攔不阻。一路回來。此時已天色漸昏。歸
鴉逐陣。按院爺上。還坐在堂上。等着衆官們來回話。只見衆官們
魚貫而入。挨序次跪在階前。那爺上問道。開棺檢驗。有甚傷痕。衆
官齊聲回復道。兩箇棺材。俱是空的。那爺上笑了一笑。點一點。

頭更不問第二句。止問道：「娃上兒何在？」眾官又齊聲回復道：「現有和尚在門外。」那爺上分付眾官各散。眾官散去。和尚慢上的挨也挨進丹墀裡來。那爺上便自家站起立着。分付道：「和尚不要行禮。」一直走上廳來。那爺上把頭一擡，只見一箇老和尚抱着一箇小娃上。那娃上頭長額闊，目秀眉清，鼻拱耳環，唇紅齒白。養下來纔一日，就是一箇布袋的和尚行藏。那爺上滿心生喜，問道：「這娃上今日可曾喫着甚麼來？」和尚道：「這娃上須則是養下來一箇日子。其實的有許多彌羅爺上道：「怎見得？」和尚道：「早間承清天的太爺發下來做徒弟。小僧念他出胎失母，乳哺無人，叫過那火者來，抱他到施主家裡去，布施些乳哺，到一家，他一家不開口。到兩家，他兩家不開口。到三家四家，就是十家。他也只是一箇不開口。及至抱轉山門之時，天將曠，自己瞋小僧心裏想道：「這

弟子莫非是隨佛隨緣的。是小僧將佛前供果，挾破些與他喫。他就是——口一較，嚥吞將下去。吞之纔方兩口。適逢爺上的官兵降臨，故此小僧抱着他遠來虔叩，伏乞替天行道的爺上俯加詳察。」那爺上還不曾開口，只見那把門官高聲稟道：「府上太爺恭見那爺上。」一邊分付和尚起來，好生廝養。一邊的接着太爺。太爺拜茶。那爺上雙手挽將起來，嘻上的笑着，說道：「今日之事何如？」太爺道：「俺學生不過聞而知之。太爺道：「何為見而知之？何為聞而知之？」那爺上道：「大凡神僊下界，借肉住靈。這靈性就是僊。那肉身却是箇軀殼。靈性既昇，軀殼隨化。故世人謂之曰屍解。賢太守早間親見金某夫婦昇僊，俺學生心裏想道：「這二人的肉身必定隨風化去，不在棺材裡面了。」故此責令多官開棺相驗，一則顯賢太守之神。」

明一則印可俺學生之粗見。這却不是賢太守見而知之。俺學生聞而知之。太爺連聲稱謝。那爺上又道。賢太守怎見得那娃子是箇善菩薩臨凡。太爺道。據地方人等的口詞。下官之臆見。那爺道。今番俺學生是箇見而知之。賢太守是箇聞而知之。太爺道。願聞其詳。那爺上道。賢太守據地方人等的口詞。憑胸中之高見。俺學生適間親見那長老。抱着那娃子進來。你看他頭長額闊。目秀眉清。鼻拱耳環。唇紅齒白。善阿上。笑彌上。就是一箇布袋和尚的形境。這却不是俺學生見而知之。賢太守聞而知之。正是

一切須菩提

心如是清淨

佛言世希有

所未曾見聞

若復有人聞

清淨生實相

若復有人見

成就第一天

無見復無聞

是人即第一

這箇按院命上和那清天太爺。雖說是各有所聞。各有所見。那時

得其中就裡。有許多的因果耳所不及聞。目所不及見。還是甚麼因果耳所不及聞。目所不及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削髮除煩惱 ○留髻表丈夫

詩曰

由来跡狀甚殊常 脫落人間宅渺茫
鑄煮山川深有象 飄藏世界妙無疆
冲天淨假能飛翼 服日長居不老鄉
漢武秦皇求未得 豈因浪說事荒唐

却說這箇金員外是王皇案下一箇金童。那人是王皇案下一箇玉女。他兩箇都思凡。兩箇同下世。兩箇就結成鴛鳳偶。那靈霄殿上。纔方轉息。不覺的人世上。已經七十七四十九歲。這一日。只因

心殊道種瑩七淨以交輝

削髮除煩惱



戒月悲花耿三空而列耀



老祖臨凡。他的萬道金光。直冲着靈霄寶殿。以此王帝陞殿。查點這金童。照刷那玉女。怕他不頃刻裏復命歸根。却說那產下來的娃子。又有許多的因果。越加耳不及聞。目不及見。怎的娃子的因果。越加不聞不見。原來這娃子。是箇燃燈古佛臨凡。解脫五十年。摩訶僧祇的厄難。却又怎麼叫做燃燈佛。他原當日在西天做太子。受生之初。一落地時。已自身邊光焰如燈火之亮。故此叫做箇燃燈佛。因他錠身置燈。燈字又從金。因是錠身。後世翻為錠光佛。如今人省做這箇單定字。有偈為証。

偈曰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除是身畔燈

總方是慧日

却說這娃子。是燃燈老祖的色身。自出胎時。父母棄世。進了淨慈寺裏。雲霞長老名下。做箇弟子。雲霞長老看他十分珍重。只是

這箇弟子。有許多的古怪。跳躑處。怎麼有許多的古怪。跳躑處。

目後進了山門之後。胎裏帶得素來。素便罷子。還有一件來。一月

與他三食五食。他食上的喫。一食與他三碗五碗。他碗上的喫。也

不見他箇飽。三日五日不與他喫。他也不來要喫。也不見他箇飢。

還有一件來。也是一般的眼。也是一般的黑白。只是一箇不睜開。

也是一般樣的口。也是一般樣的舌頭。只是一箇不講話。也是一

般樣的耳朵。也是一般樣的輪廓。只是一箇不聽見。也是一般樣

的手。也是一般樣的十指纖上。只是一箇不舉起。也是一般樣的

腳。也是一般樣的跟頭。只是一箇不輪動。却只一箇坐字。就是他

的往來。本命星君。或在禪堂裡坐。對着那箇磚牆。一坐坐他箇幾

箇月。或在僧房裡坐。對着那箇板壁。一坐坐他箇半週年。或到

際。飛電流光。不覺的三三如九。已自九年上下。師父雖則珍重他。

他却有這許多不近人情處。不免也有些兒。忽一日。一箇遊脚僧人。自稱滕和尚。特來叩謁雲寂。雲寂請他至僧房裡。面相見。雲寂見他有些骨氣。有些丰姿。就留他坐。待他茶。齎他飯。兩家子講些經。翻些典。正是空華落影。陽燄翻波。光發襟懷。影含法界。滕和尚起頭。只看見一箇弟子。圍上的坐在板壁之下。問雲寂道。此位坐的是誰。雲寂道。是小徒滕和尚。道他怎坐的恁端正哩。雲寂道。小徒。經今坐了九箇年頭。滕和尚道。長老。你也不問他一聲。雲寂道。便自問他。他耳又不聞。只因這兩句話。打動了一天星。好箇弟子。你看他輕上的離了圍坐。拽起步來。望禪房門外。竟走。你看他走到那裡去。只見他一直走進佛殿之上。恭了佛。禮了菩薩。拜了羅漢。上鼓樓上。擊幾下鼓。上鍾樓上。撞幾下鍾。番身又進禪房裡來。先對着師父。一箇問訊。後對着滕和尚。一箇問訊。睜開眼。調轉舌。

說道

聞道道無可聞 問法法無可問

把箇雲寂滿心歡喜。笑色收上。滕和尚道。果真可喜。恁般的陀羅聲入心。通耳無順逆。那弟子應聲道。

迷人不悟色空 達者本無逆順

滕和尚道。法門尚多哩。難道箇達者本無逆順。那弟子又應聲道。

八萬四千法門 至理不過方寸

滕和尚道。這方寸地上。煩惱其實有根。淨華其實無種。那弟子道。煩惱正是菩提。淨華生于泥糞。

滕和尚道。你這話兒。只好駭我遊方僧。那弟子又應聲道。識取自家城色。莫浪遊他州郡。

滕和尚道。貧僧原有這等一箇短偈。你這話兒。都是雷同了我的。

弟子道佛以一音而演說法。故一切法同此一音。三世諸佛此一音。六代祖師此一音。天下和尚此一音。何雷同之有。勝和尚道。雖則一音也。分箇昔日今日。前後之不同。弟子道。昔日。今日。照無而鮮。昔日風。今日風。鼓無二動。勝和尚道。這陀羅。既有傾峽之口。倒嶽之機。我且考你一考。那弟子道。願聞勝和尚道。怎麼叫做箇道。弟子道。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生不滅。性相自如。常住不遷。這就叫做箇道。勝和尚道。怎麼叫做箇禪。弟子道。萬法俱明。謂之諦。一切不取。謂之禪。勝和尚道。怎麼叫做箇佛。怎麼又叫做箇佛。祖。弟子道。不觀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勸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通慧心。不與凡聖同纏。超然獨詣。這就叫做箇佛。這就叫做箇佛祖。勝和尚道。佛爺上的法身何在。弟子道。無在無不在。勝和尚道。這殿上坐的。敢是法身麼。弟子道。金安。丈六。不

是法身。勝和尚道。似此說來。佛豈無身。弟子道。有身。勝和尚道。何為佛身。弟子道。六度為佛身。勝和尚道。佛豈無頭。弟子道。有頭。勝和尚道。何為佛頭。弟子道。正念為佛頭。勝和尚道。佛豈無眼。弟子道。有眼。勝和尚道。何為佛眼。弟子道。慈悲為佛眼。勝和尚道。佛豈無耳。弟子道。有耳。勝和尚道。何為佛耳。弟子道。妙音為佛耳。勝和尚道。佛豈無鼻。弟子道。有鼻。勝和尚道。何為佛鼻。弟子道。香林為佛鼻。勝和尚道。佛豈無口。弟子道。有口。勝和尚道。何為佛口。弟子道。甘露為佛口。勝和尚道。佛豈無舌。弟子道。有舌。勝和尚道。何為佛舌。弟子道。四攝為佛舌。勝和尚道。佛豈無手。弟子道。有手。勝和尚道。何為佛手。弟子道。四攝為佛手。勝和尚道。佛豈無指。弟子道。有指。勝和尚道。何為佛指。弟子道。平等為佛指。勝和尚道。佛豈無足。弟子道。有足。勝和尚道。何為佛足。弟子道。戒定為佛足。勝和尚

道佛豈無心。弟子道有心。勝和尚道何為佛心。弟子道種智為佛心。勝和尚道陀羅却差矣。弟子道怎見得差。勝和尚道你又說無。你又說有。一脚踏了兩家船。却不是差了。弟子道妙有而復非有。妙無而復非無。離無離有。乃所謂法身。勝和尚道這世話兒。是被你抵搪過去了。我還要考你一考。弟子道再願聞。勝和尚道我且問你。讀佛書可有箇要領處。弟子道本之有領。綱之有綱。佛書豈無箇要領處。勝和尚道要領處有多少哩。弟子道只好一箇字。勝和尚道是一箇甚麼字。弟子道是一箇空字。勝和尚就哽上的大笑起說道。今番差了此。弟子道怎麼會差了此。勝和尚道一箇空字能有幾大的神通。怎麼做得佛書的要領。弟子道老師父看小了這箇空字。勝和尚道怎麼會看小了。他弟子道我也問你一聲兒。勝和尚道你問來。弟子道佛爺上可有憂。可有喜。勝和尚道無

憂無喜。弟子道佛爺上可有苦。可有樂。勝和尚道無苦無樂。弟子道佛爺上可有得。可有喪。勝和尚道無得無喪。弟子道可知哩。勝和尚道怎見得可知哩。弟子道心與空相應則。說說替替。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力割香途。何苦何樂。根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喪。忘憂喜齊苦樂。輕得喪。這空字把箇佛爺上的形境都盡了。莫說是佛書。不為要領。勝和尚道今番又被。明塞頓了。我還問你。經上說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怎麼是色。怎麼又是空。弟子道你不見水中月。鏡裏花。還是色。還是空。勝和尚道經上又說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怎叫做箇無我。弟子道八宅者。只我身。可是句經。勝和尚道這是一句經。弟子道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不能燒。明知無我。勝和尚道怎麼叫做箇無人。弟子道人居色界。可是經典。勝和尚道這也是一句經。弟子道若人有色界。此

土憑何而立。既無色界。明知無人。勝和尚道。怎麼叫做箇無衆生。弟子道。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可是經典。勝和尚道。這也是一句經。弟子道。若有衆生。應火不能壞。既火能壞。明知無衆生。勝和尚道。我還有箇考你的去處。弟子道。真好鶴突人也。勝和尚道。陀羅也。自怕考哩。弟子道。說甚麼。怕考兩箇字。勝和尚道。一箇蚯蚓。斬為兩段。兩頭俱動。佛性還在那一頭。弟子道。澄江一片月。三隻船兒同玩賞。頃刻之間。一隻不動。一隻往南。一隻往北。月還在那箇船上。勝和尚道。一般樣的水。海自鹹。河自淡。佛性還在鹹處。還在淡處。弟子道。東邊日出。西邊下雨。天道還在雨處。還在晴處。勝和尚道。你恁的會答應。我還把箇世故考你一考。弟子道。甚麼世故。勝和尚道。那箇飛來峰。既飛得來。怎麼不飛得去。弟子道。一動不如一靜。勝和尚道。觀音大士。怎麼又念觀音呢。弟子道。求人不如求

己。勝和尚道。

大槩怎麼三日只化的一文錢。弟子道。多得不如少

得。勝和尚道。你怎麼今日走上殿去。動一會响器。弟子笑一笑道。

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勝和尚未及開口。弟子說道。師父考

到弟子身上來。想只是肚子裏乳了。待我弟子也考師父一考。勝

和尚道。也任你考。弟子道。閻浮世界之中。萬物不齊。這萬物果有

箇一定麼。勝和尚道。有箇一定。弟子道。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有生

即死。有死即生。何得為定。勝和尚道。萬物果真不定。弟子道。萬物若

是不定。何不指天為地。呼地為天。召星為月。命月為星。只消這兩

句話。把箇勝和尚撐住了。兩下裏正在作笑。忽聽得半空中剗剗

刺一箇响聲。雲寂說道。恁兩家說一箇不住。致于天怒。道猶未了。

只聽得一箇聲氣。說道。直饒有傾峽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

點用他不着。把箇雲寂連忙的望空禮拜。說道。小弟子不合饒舌。

冉冉豐髭聳耳珍翹而拂漢

留鬚表丈夫



堂堂男子飛寶仞以冲天



出像西華記

望乞恕罪。勝和尚自家想道：話兒也是多了些。就此告辭。雲寂道：徒弟，你拜謝了勝師父。勝和尚道：不用拜。雲寂道：要拜。好箇勝和尚。望門外只是一跑。雲寂忙上的扯住他，說道：既不用小徒拜辭，容貧僧一言。勝和尚道：有何見諭。雲寂道：小徒自進山門來，經今九歲，眼不開，耳不聽，話不說，手不舉，足不動。貧僧只恐他墮落輪迴，未無上乘。適蒙老禪師下教，致使他圓通朗照，弄响飛揚。這正叫做箇，這正叫做箇。好雲寂連說了兩聲，這正叫做箇，却沒有下面一句巧話兒來湊合。猛擡起頭，只見一箇彈弦兒，唱道：情的打，廊簷下走過，好箇雲寂，便就見景生情，說道：小徒蒙老禪師下教，致令他圓通朗照，弄响飛揚。這正叫做箇，琴瑟笙簧，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勝和尚聽知這兩句話兒，有些机竅，他口兒裏告辭，袖兒裏取出一箇黃紙的紙包來，遞與雲寂。雲寂剛上的接

了他的包兒，眼打一霎，早已不見了。這箇和尚雲寂到喫了一驚，面上雖是喫了一驚，心裏想道：這決是箇禪師下界點我。這箇小徒弟，這箇小徒弟，決也不是箇九胎。急轉身來，叫上一聲徒弟，那弟子連忙的答應幾聲，有有。雲寂道：適來的長老來有影，去無踪。不知是那一位那謨弟子道：他自己稱為勝和尚，師父可就把這勝和尚三箇字，到各經典上去查一查，便知端的。雲寂道：言之有理。一時間，那箇觀音經、華嚴經、金剛經、孔雀經、能仁經、般若經、涅槃經、圓覺經、法華經、楞嚴經、楞伽經、遺教經，一一的擺將出來，只說是水中捉月，海裏撈針。那曉得信手拈來，頭上是道，剛上的展開那經卷，一眼一點，就有一箇偈兒，說道：

脩道上無可脩，問法上無可問，迷人不悟色空，達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過方寸，煩惱正是菩提。

淨華生于泥糞 識取自家城邑 莫謾遊他州郡

那偈兒後面又有一箇標題。說道：騰上和尚偈。雲寂見之滿心歡喜。叫聲徒弟。那弟子連忙答應道：有有。雲寂道：適來和尚果真是過去的禪師。弟子道：可是姓滕麼？雲寂道：滕便是滕。却不是那箇滕字。弟子道：是甚麼滕字？雲寂道：是箇雲騰的騰字。叫做箇騰騰和尚。弟子道：可有甚麼說來？雲寂道：適來你那箇問道上無可問的七言古風。是他的小偈。弟子道：徒弟却不知道。雲寂道：你怎的說將出來？弟子道：他那里問一聲。我這里應一聲。信口說將出來的。雲寂道：終不然你口上是經。弟子道：除是師父們聲上是佛。雲寂道：再不必多言。只一件來。這騰上和尚。既是箇禪師。神通不小。總方那箇黃紙包兒裡面。一定有箇道理。弟子道：何不拆開他的來。看他一看。雲寂道：有理。上上。口兒裏說道：有理。手兒裏一傍。

把箇包來拆開。只見包兒裏面端正有兩件波斯。還是那兩件波斯。一件是箇羚羊角。一件是箇寶鏡刀兒。雲寂道：這還是箇甚麼禪機。弟子道：這箇禪機不離是經典上的。好箇雲寂沉思了半晌。猛省起來。叫聲徒弟。這箇禪機我解得了。弟子道：願聞雲寂道這箇禪機。出在金剛經上。弟子道：怎見得雲寂道：金剛世界之寶。其性雖堅。羚羊角能壞之。羚羊角雖堅。寶鏡能壞之。弟子道：這箇解釋。只怕畧粗淺了些。雲寂道：意味還不止此。弟子道：還有甚麼意味。雲寂道：金剛譬喻佛性。羚羊角譬喻煩惱。寶鏡譬喻般若智慧。這是說那佛性雖堅。煩惱能亂之。煩惱雖堅。般若智能破之。弟子道：騰上和尚把來送我們。還是甚麼意思。雲寂道：敢是指點我老僧戒煩惱也。好箇弟子。早已勘破了。騰和尚這箇機關。說道：這箇禪機。不是指點老師父。戒煩惱。雲寂道：怎見得不是指點我戒煩惱。

弟子道老師父明心見性清淨慈悲。又有甚的煩惱戒得。雲寂道
既不是指點我來。還是些點那一箇。弟子道。還是超度我做徒弟
的。雲寂道。怎見得。弟子道。我做徒弟的。雖入空門。尚未披剃。雖聞
至教。尚未明心。這箇羚羊角。論形境。就是徒弟的。牛角。論譬喻。就
是徒弟的煩惱。却又有箇寶鏡。明上的是叫徒弟披剃。去煩惱也。
雲寂道。說得好箇道理。只一件來。既入空門。少不得的披剃。莫若
取皇曆過來。選擇一箇吉日。一箇良時。和你落了這箇髮。拔了這
箇煩惱的根苗。叫一聲小沙彌。取皇曆過來。一箇小沙彌。拿了一
本皇曆。奉上雲寂。雲寂接過手來。展開在佛案上。看一看。說道。今
日是箇四月初六。明月初七。又明月初八。這初八日。本是佛爺上
的生日。已自大吉。况兼曆日上寫着結婚姻會親友。上表章進人
口。冠帶沐浴。監柱。上梁。剃頭。立券。交易。移徙。宜用辰時。大吉之日。

徒弟擇取初八日和你落髮罷。弟子道。謹依尊命。一日又一日不
覺的就是初八日。雲寂偈早起來。分付燒了水。磨了刀。親自焚了
香。禱告了菩薩。和那弟子落下了那一頭的青絲細髮。光上乍。一
箇好彌陀。這是燃燈老相。託生杭州。捨身淨慈寺。溫雲寂門下。執
弟子。削髮除煩惱。一節。有詩為証。

詩曰

自入禪林歲月長。今朝削髮禮穹蒼。一真湛上三乘透。
五蘊空上萬慮忘。鉢底降龍時溢水。圈中伏虎夜焚香。
渾然失却人間事。一點禪心自秘藏。

却說這弟子削了髮。恭了佛禮了菩薩。皈了羅漢。拜了師父。師父
道。自今以後。毋得再像。前面那九歲的事體。弟子道。那九歲何如。
雲寂道。那九歲之內。只是箇好坐誦經說法。全沒半星。弟子道。經

典上有一句說得好哩。雲寂道是那一句。弟子道。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雲寂道。便你行來我看看。只這一句話兒。不至緊觸動了這弟子的機輪。你看他今日箇說經。明日箇講典。一則是小師父能說能道。善講善談。二則是杭州城裏那些喫齋把素的。多聽經聽典的多。只每日每日間。蜂屯蟻聚。魚貫鴈行。把箇杭州城裏。只當了一箇經堂。一箇杭州城裏的善菩薩們。只當一班大千徒衆。却說飛來峰下。有一箇禪寺。叫做箇靈隱寺。就是風魔和尚罵秦檜的去所。靈隱寺裏。有一箇經會。叫做箇碧峰會。因是飛來峰。油澄上的。就像胡。目眼碧。故此取名為碧峰會。當原先大志禪師。在這箇會上講法。于經。是朗閒雅。絕能清轉。能使聽者忘疲。失倦。法建禪師。在這箇會上講法。嚴經聲。不外徹。有人倚壁而聽。但聞聲上溜上。如伏流。一波。這等一箇會場。經過兩箇這等大禪

師。那有箇法門不盛演也。後來年深日久。世遠人亡。這壇場也冷落。了這等三五十載。到今日。也莫非是。口極恭來。貞下元起。撞遇這等一箇能說能道。善講善談的小師父來。却只見東半城的會首。姓首。姓遲。名字叫做箇遲再。忙上的望西半城走。西半城的會首。姓巴。名字叫做箇巴所。忙上的望東半城走。東半城的會首。姓城。走說道。好去請那位能說能道。善講善談的小師父。到碧峰會上談經。西半城的會首。望東半城走。說道。好去請那位能說能道。善講善談的小師父。到碧峰會上說典。果真一請上得這箇小師父。到碧峰會上。敷衍真言。廣開善世。一日三。三日九。一月三。三月九。一年三。三年九。八上說道。這等一位大禪師。豈可沒箇法名。這等一位活菩薩。豈可沒箇徽號。遲再的說道。我們做弟子的。怎麼敢稱他的法名。只好奉上一箇徽號。把所的說道。這箇徽號也不

是等閑奉承得的。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千。千人傳萬。同聲同口的。都說道。要上這會上的。師父尊號。內中有等看眼色的。說道。這位師父。胡僧碧眼。合就號做箇碧眼禪師。內中又有等信真子動的。說道。這位師父。鼻如峰拱。合就號做箇鼻峰禪師。內中又有等山頭上住的。說道。這位師父。前日出家淨慈寺。在雷峰之下。今日講經靈隱寺。在飛來峰之下。合就號做箇雷峰禪師。合就號做箇飛峰禪師。也有叫碧眼禪師的。也有叫鼻峰禪師的。也有叫雷峰禪師的。也有叫飛峰禪師的。正是箇人多口多。口多號多。到底都說的。不的確。還是那遲再的。有箇斟酌。還是巴所。的。有箇裁勇。那遲再的。怎麼說。那遲再的道。號鼻峰的。這都是近取諸身。文六金姿。不是法身。不必近取諸身。號雷峰的。號飛峰的。都是遠取諸物。雖在世間。無有物味。也不必遠取物。那巴所。

道。既不近取身。又不遠取諸物。怎麼會有箇號來。遲再的道。就在這箇會字上生發。巴所的道。怎麼會字上有生發。遲再的道。我和你這箇經會。叫做甚麼會。巴所的道。這經會。叫做箇碧峰會。遲再的道。可知哩。這會。叫做箇碧峰會。這位師父。是箇會主。我和你。不過是箇會中的人。既是會主。就號做箇碧峰長老。何如。巴所的道。好箇碧峰長老。一箇傳十。十箇齊說道。好箇碧峰長老。十箇傳百。百箇齊說道。好箇碧峰長老。百箇傳千。千箇齊說道。好箇碧峰長老。千箇齊說道。好箇碧峰長老。因此上。傳到如今。叫做箇碧峰長老。又因他俗姓金。連着金字。叫做箇金碧峰長老。這號碧峰長老的時節。長老已自約有二十上。三十下。一嘴的連鬚髯鬚子。淨慈寺裏的師父。也久已陞仙去了。止是長老一身。一箇光頭。一嘴鬚子。這箇鬚子。不是小可的。有詩為証。

詩曰

堂上六尺屬仙郎 更喜豐盈品字傍 風急柳絲飛渡口

雨餘苔襯上官牆 龍歸古洞螯先醉 鳳出丹山尾帶狂

惟有美髯公第一 滿腔忠義越加長

却說碧峰長老。一嘴連髮湧腮鬚子。人上都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昆洲門子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三藐三佛陀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弗把提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泥犁陀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優婆塞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陀羅尼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諸檀越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就是僧綱僧紀僧錄也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就是茶頭飯頭菜頭火頭淨頭也都說道長老何事削髮留鬚。人上曰上。曰上聲上。碧峰長老只把

他當箇對江過。告訴風却不知這箇碧峰長老這箇削髮留鬚。還是按此甚麼經典。還是有此甚麼主張。還是到底削髮削鬚。還是到底削髮留鬚。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摩訶薩歸宗 ○迦摩阿復命

詩曰

四月八日日遲上 雨後薰風拂面吹 魚躍亂隨新長水

鳥啼爭占最高枝 紗厨冰簟難成夢 羽扇輪巾漸及時

淨梵中天今日誕 好將檀越拜階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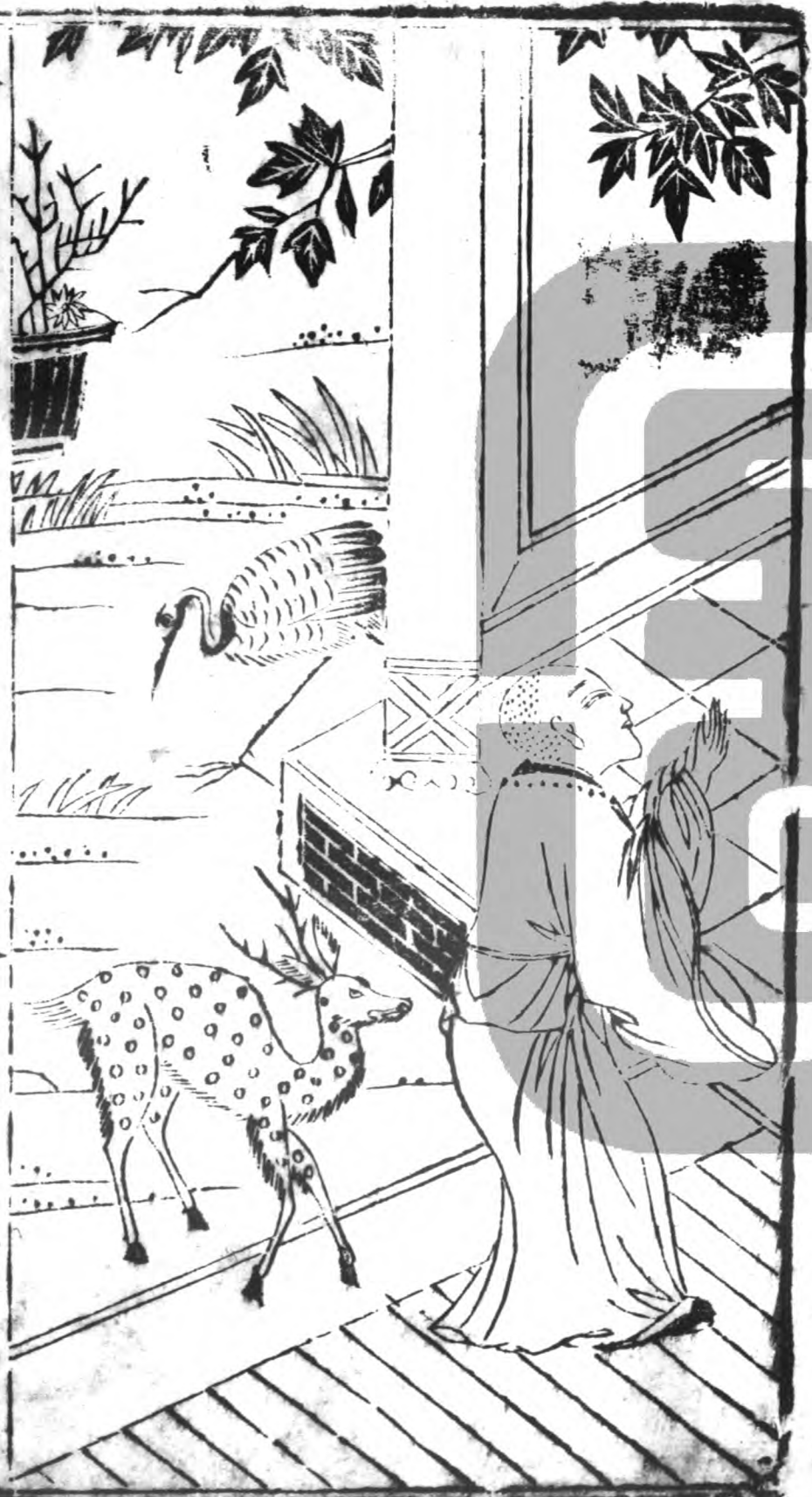
却說碧峰長老任他們說道何事削髮留鬚。他只是還他一箇不答應。口兒裏湏然不答應。他心兒裏却自有箇歸除。且喜的這一日就是四月初八日。浴佛之辰。碧峰會上聽講的。堆山寨海席地。

葉罔傳芳媿四樹五乘之妙

摩訶薩歸宗



燈期續燄須三輪八藏之文



那天好箇碧峰長老。心裏想道：今日中間若不把這箇削髮留鬚的因果剖破了。如入寶山空手回。你看他起先時。端正在碧峰會蓮花寶座之上。頃刻裏金光起處。早已不見了箇碧峰長老。衆弟子們。只是箇磕頭禮拜。都說道：老爺的法門經典。正講在玄妙之處。弟子四衆人等。實指望夜離了苦海。永不墮地獄之門。今日圓滿尚且未備。怎麼就起身而去。伏乞老爺返旆回輪。禱告未了。只聽得走路的都說道：六和塔上。一箇老爺。金光萬道。好現化人也。衆弟子聞知碧峰老爺在六和塔上。只是虔誠禮拜。念佛懇求。碧峰長老心裏想道：這回却好點破他們了。金光一起翻身。又在碧峰會上寶蓮禪座中間。端上正上的坐了。四衆人等齊聲上啓道：老爺何事見棄衆生。碧峰長老道：我見你衆生們班次混亂。污穢的眼睛。故此到那塔上去亮一亮。這箇眼珠兒。四衆人等又齊聲

上啓道：望乞老爺指教。那些兒班次混亂。碧峰長老道：你衆生們。有上鬚的。有沒鬚的。有鬚多的。有鬚少的。都站在那一駝兒。怎麼不是混亂。四衆人等又齊聲上啓道：望乞老爺指教。怎的樣兒分班。碧峰長老道：有鬚的站一邊。無鬚的站一邊。好箇四衆人等。即時間分作左右兩班。有鬚的居左。無鬚的居右。碧峰長老又說道：鬚多的站一邊。鬚少的站一邊。四衆人等。即時間又分作上下兩班。鬚多的居上。鬚少的居下。碧峰長老道：分班的齊不齊。四衆人等齊聲道：班齊。碧峰長老弄了一箇神通。問聲道：那丹墀裏左側。站的甚麼人。四衆人等起頭看時。果真是丹墀裏左側。站着一位聖賢。身長十尺。面似抹朱。鳳眼。秀眉。美髯。紺幘。碧峰長老道：你甚麼聖賢。那聖賢道：

碧峰長老道。既是美髯公。請回罷。劃刺一聲响。早已不見了這位聖賢。碧峰長老又問道。那丹墀裏右側。又站着甚麼人。四衆人等起頭看時。又只見丹墀裏右側。也站着二位聖賢。身長十尺。面似靛青。環眼劍眉。虬髯絳憤。碧峰長老問道。你是甚麼聖賢。那聖賢道。

不提漢末。只說唐初。人上認我。虬髯丈夫。

碧峰長老道。既是虬髯公。請回罷。也劃刺一聲响。就不見了這位聖賢。四衆人等。站在班上。齊聲道。阿彌陀佛。無量功德。碧峰長老道。不是阿彌陀佛。一箇是美髯丈夫。一箇是虬髯丈夫。尔衆生那箇像丈夫。四衆人等齊聲上啟道。左班有鬚的像丈夫。右班無鬚的。便不像丈夫。上班鬚多的像丈夫。下班鬚少的。便不像丈夫。碧峰長老得了衆生這句話。便自一手摸了自己的鬚。一手指定了

碧峰長老道。我這的鬚可也。像丈夫麼。四衆人等如夢初醒。如醉初醒。齊聲道。弟子們今番却解脫了。老爺是留鬚表丈夫。只這句語。雖則是箇五字。偶聯傳之萬古。千秋都解得。碧峰長老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有詩為証。

詩曰

名山閱萬古	明月來幾時	顧遠屬中秋	萬里雲霧披
心閒境亦靜	月滿山不移	况茲飛來峰	秀削清漣漪
下有碧峰會	颯上僊風吹	王者碧峰老	崑玉不磷淄
茲山暫寄逸	所至琴且詩	削髮除煩惱	躋彼仙翁毘
留鬚表丈夫	怡然大雅姿	雲駢與風馭	來往誰可知
但聞山桂香	繽紛落殘卮	媿我羈軒冕	妄意阜與夔
那知涉幻境	百歲黍一炊	風波世上險	日月壺中遲

何如歸此山 相從為師 朝霞且沆瀣 火齊兼交梨

晨夕當供給 足以慰渴飢 世事未易談 聳耳聽者誰

洗盞酌山靈 吾誓不尔欺 天空萬籟起 為奏埴與篋

却說碧峰長老割破了這箇留鬚表丈夫的啞謎兒。莫說是四衆人等。念聲阿彌陀佛。就是毘沙門子。三藐三佛陀。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優婆塞。優婆夷。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陀羅尼。諸檀越。也念聲阿彌陀佛。就是僧綱。僧紀。僧錄。茶頭。飯頭。菜頭。火頭。淨頭。一箇上的。念聲阿彌陀佛。碧峰長老照舊箇登臺說法。四衆弟子們。照舊箇聽講。飯依。却不知鳥飛兔走。寒往暑來。人上道講經的。講到妙處。好做圓滿哩。箇上道聽經的。聽到妙處。好做圓滿哩。那曉得佛門無了。又無休。列上時。上上水舟。怎見得刻上時。上上水舟。却說四衆人等。才子要做

圓滿。便就有箇美神通。闡法力的那謨來了。只見碧峰長老坐在上面。那些四衆弟子。列在左右。上下四班。每日家這些弟子進門時。剛上的坐下。一箇人懷兒裏。一疋三汗絹。或是一疋四汗絹。幫晚來出門時。一箇上又不見了。這一疋絹。因此上街坊上。嘈上雜雜。都說道。碧峰會上。聽經的失了絹。正叫是尊前說話全無准路。上行人口似飛。一下子。講到了碧峰長老的耳朵裡。面去了。碧峰長老心裏想道。聽經的失了絹。這的絹從何而來。從何而失。中間一定有箇緣故。待我明日與他處分。到了明日天明之時。只見四衆弟子。一箇上的魚貫而來。剛上的坐下。分了左班右班。上班下班。長老微開善口。講了幾句經。說了幾句典。問聲道。爾衆生懷袖裏可有甚麼子。沒有。那些四衆人等。聽知長老問道。連忙的把箇懷袖兒裏。揣一揣來。還是昨日的那疋絹。齊聲答應道。弟子們懷

袖裏一箇人一疋絹。長老道：果是一疋絹麼？四衆人等齊聲道：果是一箇人，一疋絹。長老道：你們都交到我這裡來。這些弟子們，一箇人交了一疋絹。長老道：你們還坐定了。這些四衆弟子們，仍舊的分了四班。長老又講了幾句經，說了幾句典。長老道：這是甚麼時候？左班領班的弟子，就是那箇遲再遲再的起上身來。走到時辰牌下，打一看，已自是午未未初。轉身回復長老道：此時已是午未未初。長老道：既是午未未初，爾衆生趁早散罷。長老說的一聲，散衆弟子們起得一箇身長老面前，那些絹却又不見了。長老道：你們且慢去，待我來一箇上的驗下。過好箇長老高張慧眼，收定元神，一點上在門首，把這些弟子們排頭兒數過，唱名而出一數，數到一箇弟子，原是箇出家人。

幾載棲雲住梵林

琅上清演海潮音

三乘悟徹玄機

萬法通明覺海深

玉塵揮時龍虎伏

寶花飄處鬼神空

紅爐一點鴉毛雪

消却塵襟萬慮心

碧峰長老看見這箇弟子，有些仙風，有些骨氣，心裏自忖道：端的就是這箇陀羅賈美也。狠着的喝上一聲，正是巫峽中霄動，滄江二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那箇弟子看見這箇長老來得，亮哩，掣身便走。這箇長老看見那箇弟子去得緊哩，金光一發，颯地裏趕將來。那箇弟子却不是走，却是會飛。這箇長老又不是會飛，又不是騰雲，又不是駕霧。一道金光就在半天之上，一箇在前，一箇在後，叫做箇緊趕上，趕得箇弟子沒奈何。那弟子情知是走不出杭州城來，却也又是有些家所，的把箇眼兒一掙，只見桑園之內，一箇小土的人家，兩扇籬門兒，一箇高上的架子，那架子上，一簇的青頭虫兒，是箇甚麼虫兒，他

吐絲不羨蜘蛛巧 飼葉頻催織女忙 三起三眠時化運
一生一死命天常

却原來是箇蚕婦養的蚕虫兒那蚕虫兒一箇上的頂着一箇綠
窩兒是箇甚麼窩兒只見他

小上彈丸渾造化 一黃一白色相當 待看獻與金縷後
先奉君王作衣裳

却原來是箇蚕虫兒作的絲繭兒好箇弟子搖身一變就變做一
箇蚕坐在那繭兒裏面去了這碧峰長老却是積慣的着身就
趕將進去趕將進去不至累反又遇着一箇禪師那禪師道來者
何人碧峰道在下金碧峰便是那禪師道來此何幹碧峰道適來
有箇法門弟子賣弄神通是我趕將他來故此輕造禪師道那弟
子轉身就出去了碧峰道老禪師尊名大號願聞其詳那禪師道

不足是法名慧達碧峰道何事宿於繭室之中慧達道我晝則坐
高塔上去說法夜則借蚕繭裏面棲身碧峰道怎麼說灑要到塔
上去慧達道雲崖天樂不鼓自鳴碧峰道棲身怎麼要到蚕繭中
去慧達道石室金容無形留影碧峰道謝教了好箇長老到說得
謝教兩箇字出口已自渾身上金光萬道騰踏到了半天高張慧
眼只見西湖之上陸宣公祠堂左側有一瓣小小的雜貨店兒那
店兒裏面擺着兩路紅油上的架兒那架兒上鋪堆着幾枝白上
靖上有節有孔的果品兒是箇甚麼樣的果品他

家譜分從素華峰 冰姿不染俗塵紅 體合春繭千絲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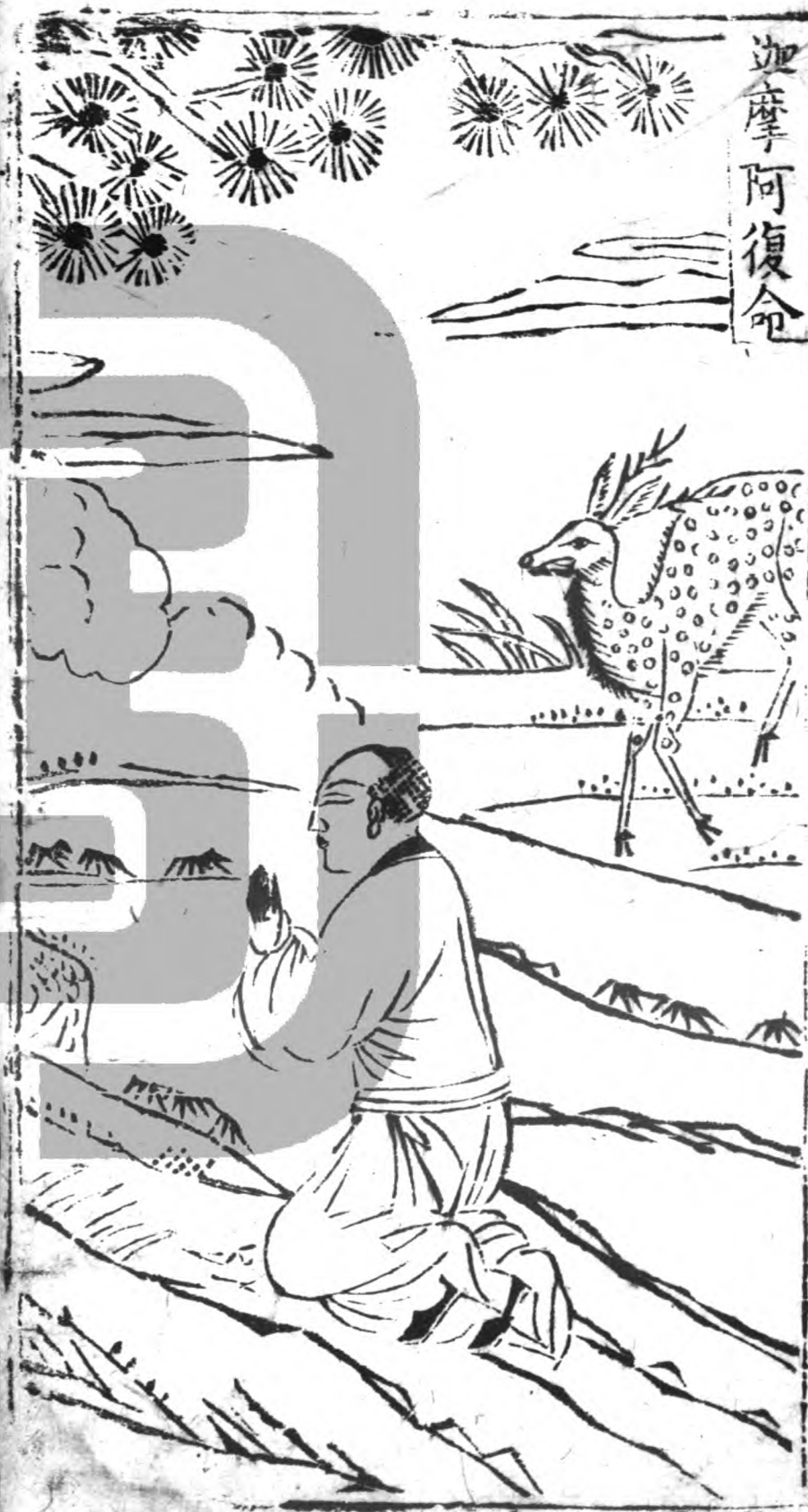
天賦心曾七竅通 入口忽驚寒凜烈 沾唇猶惜玉玲龍

暑天得此真風味 獻納須知傍袞龍

却原來是一枝藕那弟子又弄了一箇神通閃在那藕絲孔兒裏

幸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迦摩阿復命



喜霜鍾在架大邛大鳴小邛小鳴



面去了。這箇神通怎麼瞞得碧峯長老的慧眼過去。果好一箇長老一轂輪逕自趕進那藕絲孔兒裏面。今番趕將進去。不至緊。却又遇着裏面一箇禪師。那禪師道。來者何人。碧峯道。在下。金碧峰便是。那禪師道。來此何幹。碧峯道。適來有箇法門弟子。賣弄神通。是我趕將他來。故此輕造。禪師道。那弟子轉身就出去了。碧峯道。老禪師尊名大號。願聞其詳。禪師道。不足是法名阿脩羅。碧峯道。何故宿在這藕絲孔裏。阿脩羅說道。是我與那帝釋相戰。戰敗而歸。故此藏身在這藕絲孔裏。碧峯道。老禪師戰怎麼會敗。阿脩羅道。摩天鵝鳥九頭毒。護世那吒八臂長。碧峯道。老禪師藕絲孔裏怎麼好宿。阿脩羅道。七孔斷時。凡聖盡十身。圓處剎塵周。碧峯道。謝教了。別說得謝教兩箇字。只見渾身上金光萬道。早已騰踏在不雲不霧之中。把箇慧眼一張。只見西湖北首。寶石山上。

一聲响亮

四塞昏沉

紅氣撲天

黑烟障日

風聲刮地

半空中走萬上道金蛇

熱氣轟騰遍地裏滾千上團烈焰

山童土赤霎時間萬屋齊崩

水沸林枯一會裏千門就圯

無分玉石崑岡傳野哭之聲

殃及魚蝦炎海播燭天之禍

項羽咸陽肆炎洲之照灼

牧童秦塚係上郡之輝煌 開伯

商丘之取非瑾箏之能襍

宋姬臺社之妖誰畚揭以為倫

訝圓淵之灼昭靡竺之貨財殆盡

驚武庫之焚蕩臨邛之井

灶無存

雖不是諸葛亮赤壁鏖兵

却沒箇劉江陵反風霽

雨

這一天的火好利害也。碧峯長老慧眼一開。又只見那箇弟子。弄了一箇神通。躲在那紅通上的火燄裏面。長老也自趕得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金光閃處。一手把箇保叔塔的塔櫓。撲將過來。

連那楷上的九箇生鉄盤兒都也帶將過來。左手疊在右手。右手疊到左手。把那一箇塔楷。揀做一根禪杖。把那九箇鉄盤兒。揀做九箇鉄環。這就是那一根九環錫杖。碧峰老爺終身用的。有詩為証。

九節蒼上碧玉同 隨行隨止伴禪翁 寒蹊點雪鳩頭白

春徑挨花鶴膝紅 縮地一從人去後 敲門多在月明中

扶危指佞兼堪用 亘古誰知贊相功

却說碧峰長老。拿了這根九環錫杖。眼兒裏看得真。手兒裏去得溜。照着那箇火頭。狠是還他一杖。這一杖不至緊打得箇灰飛烟滅。天朗氣清。這箇弟子。今番却没有飛處。你看他平了身。合了掌。雙膝兒跪在地上。口兒裏叫道。師父。師父。超拔了弟子罷。碧峰道。你是甚麼人。敢在法會上弄神通賣法力哩。弟子道。今番再不敢

弄甚麼神通賣甚麼法力。碧峰道。會上失了絹。就是你麼。弟子道。是碧峰道。前此還有箇傳說道。會上不見了許多皮。敢也是你麼。弟子道。也是碧峰道。你既是做了這等的無良。你好上的契我。一杖方纔舉起杖來。那弟子嘴兒。且是快叫聲道。師父。且不要打。這是弟子的禪機。碧峰道。你是甚麼禪機。弟子道。昔日有箇大志禪師。在這箇會上講法華經。見朗間雅。絕能清轉。能使聽者忘疲。能使聽者忘倦。今日師父說經。就是大志禪師一樣腔調。能使聽者忘疲。豈真是失了皮。能使聽者忘倦。豈真是失了絹。這兩句話。說得有甚譜。就是長老也。自無量生歡喜。說道。既這等說。却是疲散之疲。不是皮革之皮。却是勞倦之倦。不是細絹之絹。弟子道。便是。碧峰道。疲倦兩箇字。便是解得好。你叫我做師父。這師父兩箇字。有甚甚麼因緣。弟子道。這師父兩箇字。在南海補陀落迦山上帶

得來的。碧峰道。怎麼是補陀落迦山上帶得來的。弟子道。補陀山錦囊受計。願隨師父臨凡的便是。碧峰道。我也不記得甚麼錦囊。只一件來。你既有錦囊。那錦囊裏面有甚鈐記。弟子道。錦囊之中。止有三箇字兒。碧峰道。那三箇字。弟子道。是箇天開眼三箇字。碧峰道。這天開眼三箇字。有何用處。弟子道。用來轉凡住世。碧峰道。果真住在天眼上麼。弟子道。因為是沒去尋箇天眼。就費了許多。的周摺哩。碧峰道。後來住的何如。弟子道。把箇南膳部洲。排門兒數遍了。那裡去討箇天眼來。一直來到這杭州西北上。二三百里之外。有一箇山。其高有三千九百餘丈。周維約有八百餘里。山有兩箇峰頭。一箇峰頭上一箇水池。一箇屬臨安縣所轄地方。一箇屬於潛縣所轄地方。東西相對。水注上的。就像兩隻眼睛兒。名字叫做箇天目山。我心裏想道。這箇莫非就是天開眼了。况兼道書

說道。這山是三十四洞天。碧峰道。有何為証。弟子道。有詩為証。碧峰道。何詩為証。弟子道。宋人鞏豐詩曰。

我來將值日午時。雙峰照耀碧玻璃。三十四天餘福地。

上中下池如仰箕。人言還有隻徑雄。勝處豈在阿堵中。

兩泓秋水淨于鑑。恢上天眼來窺東。

碧峰道。既得了那錦囊中的鈐記。你托生在那裡。弟子道。就托生在山腳底下。姓鄆的。鄆長者家裡。碧峰道。你出家在那裡。弟子道。就出家在山之西。寶福禪寺。碧峰道。你叫甚麼法名。弟子道。我的脚兒會飛去飛來。口兒會呼風喚雨。因此上叫做箇飛喚。碧峰道。這却不像箇法名。你原日在西天之時。叫做箇甚麼名字。飛喚道。叫做箇摩訶薩。碧峰道。只你一箇摩訶薩。飛喚道。還有徒弟迦摩。阿碧峰道。迦摩阿在那裡。飛喚道。他也在補陀山上討了一箇錦

雲碧峰道他的錦囊去。飛喚道他的錦囊又是五箇字。碧峰道五箇甚麼字。飛喚道是鴈飛不到處五箇字。碧峰道他這五箇字却怎麼樣住。飛喚道他也曾把箇南膳部洲細數了一遍。碧峰道畢竟怎麼一箇樣兒的鴈飛。飛喚道直在温州府東北上百里之外。有一箇山約有四十里高。東連溫嶺。西接白巖。南跨玉環。北控蒼括。頂上有一箇湖。約有十里多濶。水常不涸。春鴈歸時。多宿于此。名字叫做箇鴈蕩山。徒弟說道這箇莫非就是鴈飛不到處也。碧峰道你統方說道春鴈來歸。怎麼當得箇鴈飛不到。飛喚笑一笑道將以反說約也。碧峰道這句又是儒家的話語了。飛喚又笑一笑道三教同流。碧峰道好箇同流二字。只這鴈蕩山。有何為証。飛喚道也有詩為証。碧峰道何詩為証。飛喚道王十朋的詩為証。

歸鴈行飛集澗阿 不貪江海稻梁多 峰頭一蕩誰云小

欲啄偏堪避網羅

又有林景熙的詩為証

驛路入芙蓉 秋高見早鴻 蕩雲飛作雨 海日射成虹

一水通龍穴 諸峰盡佛宮 如何靈運屐 不到此山中

碧峰道他既得了錦囊中的鈴記。却托生在那裏。飛喚道他就托生在山腳底下。姓童的。童長者家裏。碧峰道他出家在那裏。飛喚道他就出家在東內谷峰頭之下。白雲禪寺。碧峰道如今叫做甚麼法名。飛喚道他地場是箇東內谷。禪林是箇白雲寺。他就雙關兒取箇法名。叫做箇雲谷。碧峰道你那裏聽得來的。飛喚道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碧峰道原來你是看見的。飛喚道曾遊松下路。看見洞中天。

將徒弟來飛喚了。

夕子就去也。真好箇飛喚。

口兒裏說得一箇去。半天之上。止聽得一陣响風呼。早已到了那箇鴈蕩山。把那一箇鴈蕩山。一十八箇善世寺。叫喚了一遭。又把箇東邊的温嶺。西首的白巖。南邊的王環。北首的蒼梧。搜刷了一周。又把箇東外谷。五箇峰頭。東內谷。四十八箇蜂頭。西內谷。二十四箇峰頭。西外谷。二十五箇峰頭。翻尋了一遍。又把箇大龍湫。細龍湫。一龍湫。下龍湫。檢點了一番。並不曾見箇徒弟的影兒。飛喚心裏想道。師父命我來尋徒弟。沒有徒弟。怎麼回得箇師父話來。好箇飛喚。翻身又到那一十八箇善世法門裏面去挨訪。只見進了箇靈巖寺。就是箇能仁寺。飛喚起頭一看。到也好。一箇洞天福地也。祥雲蕩。瑞氣騰。裏面跑着。轉上灣。上首却早有一箇道院。各家門兒。寫着。



P62 後缺

